

四十一之四十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4727	
冊數		12 (8)	
函號	別	54	8

内閣文庫			
三三	四	漢	
函	七		
一七	一七	書	
七	七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4727	
冊數		12 (8)	
函號	別	54	8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一

雜著

禮典總序

於皇有元應天順人功成治定迺稽古經國施和
萬民惟帝中興禮樂大備粲然成方垂則後世
夫制禮自述章遠由親暨疏朝覲會同以正大位
以統百官以馭天下錫賚燕饗以睦宗戚以親大
臣以裸賓客天下既定弗敢怠寧故行幸以時言
臨萬邦在器與名故通信以瑞節辨等以輿服定
律作樂治歷明時何以守成求聞帝王之訓以崇

德何以新民率循聖賢之學以設教勵學以經行而賓興其賢能廣聽於芻蕘以通徹其壅蔽討論潤色藝文脩矣厚往薄來遠人柔矣天道弗遠示君以事故度德以應禎祥脩己以弭災變而人道備矣是以道合于天德涵乎地仁義孚于民然後可以享上帝事祖宗通乎上下之祀而無愧生荼菴哀極乎幽明之變祕科內典悉其祀禱之方而鬼神之情見矣考諸行事厥有成績作禮典上中下篇一曰朝會二曰燕饗三曰行幸四曰符寶五曰輿服六曰樂七曰歷八曰進講九曰御書十曰

學校十有一曰藝文十有二曰貢舉十有三曰舉遺逸十有四曰求言十有五曰進書十有六曰遣使十有七曰朝貢十有八曰瑞異爲禮典上篇一曰郊祀二曰宗廟三曰社稷四曰岳鎮海瀆五曰三皇六曰先農七曰宣聖廟八曰諸神祀典九曰功臣祀廟十曰謚十有一曰賜碑十有二曰旌表爲禮典中篇一曰釋二曰道爲禮典下篇蓋國家典禮朝會以尊君治人之道也郊廟以禋祀事神之道也佛氏爲教超乎神人之表所以輯福於國家民庶者也故各爲一篇之首

朝會

國朝凡六朝會后妃宗王親戚大臣將帥百執事及四方朝附者咸在朝會之信執禮之恭誥教之嚴詞令之美車馬服用之別牲齊歌樂之辨寬而有制和而有容其有所尚賤無不逮固已極盛大於當時矣

世祖皇帝建國紀元始命議禮考文思兼古帝王之事粲然成一代典章以垂無窮焉

燕饗

國有朝會慶典宗王大臣來朝歲時行幸皆有燕

饗之禮親疏定位貴賤殊列其禮樂之盛恩澤之普法令之嚴有以見 祖宗之意深遠矣與燕之服衣冠同制謂之質孫必上賜而後服焉

行幸

皇朝建國之初四征不庭靡暇安處

世祖皇帝定兩都以受朝貢備萬乘以息勤勞次會有恒處車廡有恒治春秋有恒時遊畋有度燕享有節有司以時供具而法寓焉此安不忘危貽子孫萬世之法者也故 列聖至于今率循而行

之

符寶

古者合信於天下皆用玉焉至秦得和氏璧刻爲
皇帝璽後有天下者傳之爲寶或不得則倣而作
之噫天命有德何有於秦璽哉我朝懲歷代之謬
雖得秦刻及前世之器皆藏而弗用爰製大寶寶
兼金玉之貴文列古今之宜以成一代之制度與
瑞掌之爰述其目凡軍符驛券諸侯王百司印章
附焉

輿服

聖朝輿服之制適宜便事及盡收四方諸國也聽

因其俗之舊又擇其善者而通用之

世祖皇帝立國建元有朝廷之盛百官之富宗廟
之美考古昔之制而製服焉如冕烏之制祭祀則
用之旂常之章朝會則用之至英宗皇帝始置
鹵簿於是乎儀衛兼備矣

樂

樂也者聲文之著者也國家樂歌雄偉宏大足以
見興王之盛焉郊社宗廟孔子之廟先農之壇用
古樂朝會燕饗用燕樂於是古今之音備矣

禮

欽天授時帝與先焉我

世祖皇帝混一區夏首徵名儒作授時歷爲仰儀
簡儀及諸儀表創物之智有古人未及爲者於是
測景之所東極句麗西至滇池南踰朱厓北盡鐵
勒凡二十有七是亦古所未備者也其爲法多采
舊一行之議主於隨時考驗以與天合則無前代
沿襲傳會之弊此亦古所未能用者也豈非真元
會合宇宙一初之徵歟昔在

太宗皇帝時中書耶律楚材嘗爲庚午元歷足以
自國初弥綸天地之事者已如此今西域亦有歷

官國家參用之

進講

國初嘗求儒者於兵間已有問道考治之意

世祖之在潛藩也盡收亡金諸儒學士及一時豪
傑知經術者而顧問焉論定大業厥有成憲在位
三十餘年凡大政令大謀議諸儒老人得以經術
進言者可考而知也歷朝因之至我 欽天統聖
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始開奎章閣陳 祖宗之
遺訓考經史之格言以養德性以成事功而文治
大興矣

御書

日月之懸象雲漢之為章星辰之經緯皆天之文也及夫河出圖洛出書則有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豈非造化之緼至是而著明歟天子言而為訓誥誓命行而為禮樂典章何往而非文也至於萬幾之暇親御翰墨則刻之琬琰焜燿來世亦猶天之所為其惟圖書乎我國家自世祖皇帝爰擇名儒以傳東宮是故格宗皇帝之在春坊嘗有日習倣書藏之東觀以示子孫迨英宗皇帝時有宸翰寵賜羣臣

傳至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

則辭竟

之粹書法之聖度越前代帝王矣猗歟盛哉

學校

古之有國家者設庠序學校以教其民申彝弟之義導仁義之方所以扶植三綱五常之道也故自王宮國都至于閭巷莫不有學秦漢以降率是而行之則治違是而廢之則否明效大驗不可誣也我朝自太宗皇帝投戈講藝建學于燕四方諸侯相繼興學迨夫世祖皇帝之在潛邸也故奎進士元好問啓請為儒教大宗師作其即位以造

建極文軌混同內設胄監外設提舉官以領郡縣
學校之事於是遐陬絕漠先王聲教之所未暨者
皆有學焉至元八年頒行國字又設蒙古字學視
儒學而加重自時厥後書院精舍月益歲增及夫
大司農之立則一鄉一社皆有學矣 列聖相承
百年之間幅員萬里黌舍相望何其盛也而我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又設置授經郎
于奎章閣之下以教近臣貴戚子弟之幼者教學
自貴近始天下有不感化者乎外是醫藥卜筮之
流亦皆有肄習之所則名一藝業者咸精其能矣若稽

周官鄉大夫之教屬地官大司樂之教屬春官今
國都郡邑之學載禮典鄉社之學則賦典具存云
藝文

我國家文學之盛上古聖賢以來諸儒經傳之學
史官載之書其主典之官則有翰林國史集賢等
院祕書國子等監而律歷陰陽醫卜之事竺乾之
教老莊之說又各有其人焉民間之書尚多也自
我朝之所作者製國字以通語言文字於萬方述
國制以示禮樂刑政於天下至若奎章之建閣斷
自宸衷緝熙聖學表章斯文所謂唐虞之際於斯

爲盛矣夫

貢舉

以科目取賢能之士歷周漢至于唐以來其目多矣我太宗皇帝既取中原即行試選取士之法至元中嘗議行進士科歷大德至大皆有議而未及行仁宗皇帝始以獨斷行之如茂異神童之科有則舉之非若進士科之有定額也而亦附見焉

舉遺逸

國家取人之途多矣其有爲有能之士或不肯自售朝廷以禮徵聘而起之高爵厚祿以待之是以賈夫廉薄夫敦鄙夫寬懦夫有立志者用此道也以遺逸舉者百餘年間尚多有之而簡牘殊不備書有徵者以啓其端

求言

昔者芻蕘之言聖人擇焉我國家來言者以達下情言苟不當亦不加罪著在令甲其內外臣僚章疏語在治典中禮曹職掌封事甚衆朝廷數使治擇而採用之俟其成編則取而載之此

進書

工執藝事各進其技因以得官者蓋有之矣能文

之士以其所作來獻朝廷許之噫道成而土藝成而下君子亦兼取焉

遣使

昔我國家之臨萬方也未來朝者遣使喻而服之不服則從而征伐之事在政典此記使事而已天下既定郡縣既立有所詢問考察則遣使致命遐遠則遣使皆事已而罷彙有司之存牘爲此篇

朝貢

我國家幅員之廣極天地覆燾自唐虞三代聲教威力所不能被者莫不執玉貢琛以脩臣職於是

設官治館以待之梯山航海殊服異狀不可勝紀案牘不具不得備書立此篇以俟考補

瑞異

古人有災異則謹書之所以儆天戒而思患豫防也而祥瑞或缺不書者恐善佞者之生侈心焉今災祥並置以考休咎之徵故簡牘有存者悉書之

右禮典上篇凡十有八目

郊祀

惟天子得祭天古之制也我國家建大號以臨天下自有拜天之禮衣冠尚質祭品尚純帝后親之

宗戚助祭。其世職非此族也，不得與焉。報本反
類，出於自然，而非強為之制者也。有司簡牘可知者。
憲宗皇帝始拜天於日月山，既而又用孔子孫元
精言祭昊天后土，始大合樂。
世祖皇帝至於今，制度弥文，而國家之舊禮初不
廢也。

宗廟

國初祭享之禮，祖宗自有成法。世祖皇帝中統
元年秋七月祀。祖宗于中書省三年，因建太廟。
于燕京四年冬，十有一月，有事于太廟。至元十七年

新作太廟于大都，更定室，次歲有恒祀。

武宗皇帝始親享。英宗皇帝更作新廟，始親

享，御衮冕，行裸獻。今上中興先見廟而後即

新祀之禮，史不絕書，宜乎克戡大難，身致隆

禎，宏遠矣。

社稷

古者有人民，則置社稷。至元二十九年，始用御衣

丞崔彥言，以明年正月營社稷於和義門內，

以春秋仲月之戌，致祀，牲牢器幣三獻之禮，

成之樂，亞於郊廟之隆矣。郡縣之祀風雨雷師，皆

無見焉

欽鎮海瀆

昔者有事於方無天子親之其在諸侯封內者則諸侯亦各得祀之秦漢之後畿鎮海瀆全歸職方氏之時蓋鮮我國家混一名山大川咸在封域之自世祖皇帝累降明詔以次加封歲時遣使禮焉

三皇

三皇配天立極有國家者載諸祀典禮亦宜之我國家遷祀於天下祭儀略倣孔子之廟歲以春秋

之季行事而以賢者主之

先農

國家既得中原始立勸農司又置大司農專領耕桑之事歲有所報於先農則其官主之請于

天子而行事焉

宣聖廟

國家者

無小

無小

重崇撫儒

矣我國家定

置郡縣之

有國學之

重崇撫儒

祭之數云

一曰

二曰

三曰

四曰

功臣祠廟

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則有廟以祭其祖考功

之立廟雖諸葛武侯之於蜀漢猶有所不許焉

後世宗法不行諸侯大夫之家無廟以祭幾於忘

其先矣我國家一人大勳勞之臣賜之廟而使之

祭皆異數云

謚

以易名所以定論平生也而羣臣之謚善惡具

在矣善者多得謚而惡者無與立謚焉

賜

者之有天

示其子

其德也

其

其

德於人民可
非禮之禮

鼎彝以勸臣庶以

共出自上旨者皆

共目焉

奇是懿德夫

無業

不

李忠臣

善之文

海內可

禮典中篇

釋

為法制使愚

強以從之故

天下我朝教

以異之書幾編

佛氏之學其言以涵弘廣大為宗我國家思以至

百

仁六慈覆燾萬物利益羣有是以崇尚其教而敬禮之日盛月益大抵為宗社生靈計也其事改而

得之者悉載千篇以冠禮典兩卷之首

道

道家者流以清淨為宗禮讓祭醮其末也

太祖初有全真丘處機者亦勸上以好生止殺之

事中原之人至今稱道之此道之一門也其他如

正一大道之類皆有所因起其事有關於朝廷者

則錄之

六禮典下篇凡二日

政典總序

天生五材正氣機宜而養之其戰七十征頑伐

鬼伐不絕書惟我國家先幾真符 二祖三宗經
營大業天戈伐及後述不底 成廟以來敷文享
成邊垂又突間有小寇德明後成尋致救寧若創
與守度越前古編之簡冊煇耀無極是作政典其
類二十其帙百二十三

凡天下事其統有宗重錄葉裘以索以領作目錄
一卷六造草昧西東梗阻式渙其羣以一萬有作
征伐第一末盜遐夷潢池極強蟲蚤奚校道無畏
懷作招捕第二籍名編伍急度以申踐更調發覲
若畫一祚軍制第三刀斗靈姑干戚斧鉞橐鞬函

矢皆軍之用作軍器第四倬息進退齊之實難乃
立之師示以成式作教習第五器久益弊習久益
忘俾陳在列視其臧否作整點第六有能勤事以
死樹功高爵厚祿用錫其成作軍賞第七怠惰亡
命賊事敗衆待爾以何刀鋸鞭扑作責罰第八周
廬徼巡前後左右居重馭輕以臨天下作宿衛第
九大君之心天下一家思保德先皆如王宮作屯
戍第十勞則思善興建是役且寬三農俾專南畝
作功役第十一肅病我藥我振爾之沐浴膏澤歌
詠勤苦作存恤第十二看來叢脞紛瑣無歸取不

可門棄之弗備作兵錄第十三屯田軍食馬牧
軍資獵以合山斯富軍政驛部騶邏皆有卒名非
兵而兵之悉附見作焉政第十四屯田第十五驛
傳第十六三手第十七急遞第十八祇從第十九
鷹房捕獵第二十終焉

征伐

平宋

國家既踣金遂與宋鄰歲有疆場之事天啓

列聖方事開拓宋德日衰權姦擅命土蕞人貳曾

不知警迨 世祖即祚拘我好使經結我叛臣

天子震怒是以有襄陽之役文煥送款煥呂文

具矣而直我神聖興王之運驅豪傑攬羣策

靈台三道鼓行詔至元十一年十月左丞相伯

命師襄陽分軍為三道伯顏引大軍水陸趨鄂州

招討使程某以兵一萬由東一萬由西路老鴉山趨荆南府

路襄陽掠司空山前矛破竹中堅握機於是

沙陽新城揚揚管十降日夫軍至沙陽城下令

俘持黃榜及高文舉等皆降不日沙陽城下

傅益乘舟引軍十餘人下沙陽城下

王總管斬軍十餘人下沙陽城下

二乃三日陸軍三下沙陽城下

砲手張元帥進軍有沙陽城下

砲手張元帥進軍有沙陽城下

振之武口二九月大車自漢口開引船入淪
轉沙武口二九月大車自漢口開引船入淪
轉沙武口二九月大車自漢口開引船入淪
轉沙武口二九月大車自漢口開引船入淪

軍自漢口開引船入淪
軍自漢口開引船入淪
軍自漢口開引船入淪
軍自漢口開引船入淪

言伯顏遣萬戶阿剌果
言伯顏遣萬戶阿剌果
言伯顏遣萬戶阿剌果
言伯顏遣萬戶阿剌果

率精騎兵數倍道趨沙武口襲
率精騎兵數倍道趨沙武口襲
率精騎兵數倍道趨沙武口襲
率精騎兵數倍道趨沙武口襲

戰艦合勢衝宋軍阿木與其前鋒泰州觀察使孫
步瀾開而南諸將皆明四
戰人致走十萬四萬
江矣泊海六萬六萬
萬眾船六萬六萬
舟走至揚州
逸請追之揚州
而復示代晉使
燕湖似道率一
燕湖似道率一
不與克己同注
不與克己同注
伯顏曰衆寡不
伯顏曰衆寡不
十探薪芻置其
十探薪芻置其
備而戰心少懈
備而戰心少懈

戰艦合勢衝宋軍阿木與其前鋒泰州觀察使孫
步瀾開而南諸將皆明四
戰人致走十萬四萬
江矣泊海六萬六萬
萬眾船六萬六萬
舟走至揚州
逸請追之揚州
而復示代晉使
燕湖似道率一
燕湖似道率一
不與克己同注
不與克己同注
伯顏曰衆寡不
伯顏曰衆寡不
十探薪芻置其
十探薪芻置其
備而戰心少懈
備而戰心少懈

漢漢高云有之還口登子于震白俱障於帝又戰... 漢漢高云有之還口登子于震白俱障於帝又戰... 漢漢高云有之還口登子于震白俱障於帝又戰...

漢漢高云有之還口登子于震白俱障於帝又戰... 漢漢高云有之還口登子于震白俱障於帝又戰... 漢漢高云有之還口登子于震白俱障於帝又戰...

漢漢高云有之還口登子于震白俱障於帝又戰... 漢漢高云有之還口登子于震白俱障於帝又戰... 漢漢高云有之還口登子于震白俱障於帝又戰...

漢漢高云有之還口登子于震白俱障於帝又戰... 漢漢高云有之還口登子于震白俱障於帝又戰... 漢漢高云有之還口登子于震白俱障於帝又戰...

牙斯絕惟 太祖聖
交州三韓以及中原
世皇遂能一六合車
之統嗚呼盛哉若神
言不可得而知將相
燕會降下之次第則
悉著篇中

高麗

太祖皇帝之十三年 天兵至高麗其王降通使歲
貞十九年盜殺使者 遂絕不來 太宗三年討之
三轍又降置京府縣 達魯花赤七十二監之而班

師明年盡殺朝廷所置官以叛保海島遣帥問罪
帥中傷死軍回七年八年九年連以兵拔其城甚
多十年暇遣人奉表詔徵暇以母喪辭詔朝明年
終不至 定宗之二年 憲宗之三年至七年伐
不已 世祖中統元年王俱歸款且言出水就陸
詔罷征二年世子植朝至元元年八月植以王朝
京師六年其令公林衍廢植立安慶公曰渴者遣
國王頭輦哥以兵撫定詔植復位偕渴衍入朝植
受詔得還為王且來覲渴衍不至七年討衍師歷
境衍已前死國人滅其族因又設官監其國無何

植之族承世公以三別抄叛又遣將破斬之餘黨
金通精走耽羅尋亦會誅植始歸其王京者居焉
是後王來世子入得寵錫便蕃至尚主為王官賜功
臣號至于今延澤益以加 列聖之涵濡煦嫗者
至矣匪頌真語在禮典茲第書軍旅之事而附以耽
羅烏 太祖十三年六月六日契丹叛人三高麗國人
自後歲貢交通使命往來不絕十九年著古與往
使中途為賊所害後復年絕不相通 太宗三年
遣元帥撒魯里塔火里赤等討之六月王職降置京府縣
而後保海島八月又遣撒魯里塔討之六月王職降置京府縣
七年唐保海島八月又遣撒魯里塔討之六月王職降置京府縣
至矣匪頌真語在禮典茲第書軍旅之事而附以耽

日本
通精走耽羅尋亦會誅植始歸其王京者居焉
是後王來世子入得寵錫便蕃至尚主為王官賜功
臣號至于今延澤益以加 列聖之涵濡煦嫗者
至矣匪頌真語在禮典茲第書軍旅之事而附以耽
羅烏 太祖十三年六月六日契丹叛人三高麗國人
自後歲貢交通使命往來不絕十九年著古與往
使中途為賊所害後復年絕不相通 太宗三年
遣元帥撒魯里塔火里赤等討之六月王職降置京府縣
而後保海島八月又遣撒魯里塔討之六月王職降置京府縣
七年唐保海島八月又遣撒魯里塔討之六月王職降置京府縣
至矣匪頌真語在禮典茲第書軍旅之事而附以耽

日本海國自至元大德間黑通殷弘趙良弼社世

忠何文著王積善譯如晉寧一山與高麗之潘阜
金有成輩數使其國惟積翁守道為舟人所殺餘
皆奉國書以達而竟不報聘至元十年忻都洪茶
立以二萬五千人征之第虜掠而歸十七年阿剌
罕范文虎輩以十萬人征之未見敵喪全師二十
年阿塔海復以十萬人往而昂吉兒上言民勞乞
寢兵平亦謂日本未嘗相侵而交趾犯邊宜置專
事交趾遂罷征日本人竟不至國書始書 大蒙
古皇帝奉書日本國王繼稱 大元皇帝致書日
本國王末並云不宣白不臣之也辭慷慨款款自

抑之意溢於簡冊雖孝文於尉陀不是過早還
上以為將命者不達黑迪被却 上以為典封疆者以
慎守固禦為常此將吏之過良弼之往復謂不見
報者豈以高麗林衍叛道梗故耶終不以收拒名
之忻都軍既還其國遣商人持金來易錢亦聽之
又詔勿困苦其商人柔遠之道至矣阿剌罕之行
上宣諭曰有一事朕憂之恐卿輩不和耳既而諸
帥果以輿尸取敗而上言將校不聽節制逃去載
運士至合浦遣還鄉里卒于閩者脫歸則言
省臣先潰去棄軍五萬不為日本所威諸將之

罪始暴著昂吉兒之言曰語曰上下同欲者勝又
曰兵以氣為主遠歲民貧賦重存水旱救死不暇
復驅之涉海遠征莫不愁嘆此非上下同欲也軍
掌挫劔東海倉皇喪氣人無鬪志非所謂以氣爲
主也 成宗即祚或又建言伐之 上曰今非其
時朕徐思之卒遣空丁一山附商舶往使而已嗚呼
世祖之文經武略與知人之明謙光之度
成宗之能持盈昂吉兒之曠言諸將之罪負日本
之自絕照臨皆當使後世有聞焉 聖元二年命兵
部侍郎般弘持國書往使日本書稱大蒙古皇帝
奉書曰本國王云云不云不宣白道高麗高麗王

植言道險遠不可辱 大使命其起居舍人潘阜持
書往留六月不得要 領而歸五年九月再命黑迪
引二至對馬島而還 亦不報高麗二月又命送還執者
且俾中書省牒其國 亦不報高麗二月又命送還執者
趙良弼使良弼乞 亦不報高麗二月又命送還執者
其國上下分未定 亦不報高麗二月又命送還執者
空留其太宰府 亦不報高麗二月又命送還執者
上言高麗不取 亦不報高麗二月又命送還執者
但使巨則不取 亦不報高麗二月又命送還執者
如此則當思之 亦不報高麗二月又命送還執者
爲使通好始遣 亦不報高麗二月又命送還執者
使若徒歸竟不報 亦不報高麗二月又命送還執者
震軍民歸竟不報 亦不報高麗二月又命送還執者
小舟各三百共 亦不報高麗二月又命送還執者
一舟各三百共 亦不報高麗二月又命送還執者
蘇四境而歸 亦不報高麗二月又命送還執者
帝致書於人持 亦不報高麗二月又命送還執者
年遣商人持金 亦不報高麗二月又命送還執者

本行皆命阿刺罕高八討之與去相
 斬上茶若日有善事之八萬餘里
 以軍至言也汝善之太年府將未見
 以軍萬戶合滿德王國等不飛為未
 官軍至六月八月七日及至里島移
 日風卒破舟十餘萬于山之下梁食
 棄士卒破舟十餘萬于山之下梁食
 張百戶者十餘萬于山之下梁食
 張百戶者十餘萬于山之下梁食
 木作舟欲還主帥號之曰張總管
 去九日不至八角島盡殺蒙古高麗
 為唐人不殺而收之閣蒙古高麗行
 相下故皆棄軍歸此久之閣與莫青
 十萬之眾得返者此久之閣與莫青
 日本省丞相徹里帖木兒右丞劉二
 日右丞鄭其相徹里帖木兒右丞劉二
 某右丞鄭其相徹里帖木兒右丞劉二
 吉兒上言民勞乞寢兵二十萬一年
 遠王續翁者與補陀僧如智性使舟中

者共謀殺績翁不果使而返二
 保大相侵今交趾犯邊宜置日本
 成宗本德二年江非其時朕徐思之
 其日本上曰今年非其時朕徐思之
 寧二山者加妙慈弘濟大師附商
 知姓使日者加妙慈弘濟大師附商
安南
 安南以險遠為國自憲宗世祖時大將兀良

安南以險遠為國自憲宗世祖時大將兀良
 哈解鎮南王脫歡兄弟以王師入其所居之城其
 疆場之事皆新創也亦畧載之
 烈由東道兀良名籍進三年
 只愛中道兀良名籍進三年
 二烈由東道兀良名籍進三年
 三烈由東道兀良名籍進三年

以燕班師... 光昌遣朝... 使持節... 至元三年... 師日不立... 里海交... 遣興道... 旁于可... 萬劫興... 真太師... 王孝昭... 剛昭王... 建德侯... 國文義... 侯義國... 邦海口... 起其興... 千戶馬... 國數匹... 侯皆盡... 日燭遺... 斷浮橋... 今年十... 省復大... 南王秀... 侯詔求... 政率兵... 至議遣... 以燕班師... 光昌遣朝... 使持節... 至元三年... 師日不立... 里海交... 遣興道... 旁于可... 萬劫興... 真太師... 王孝昭... 剛昭王... 建德侯... 國文義... 侯義國... 邦海口... 起其興... 千戶馬... 國數匹... 侯皆盡... 日燭遺... 斷浮橋... 今年十... 省復大... 南王秀... 侯詔求... 政率兵... 至議遣... 以燕班師... 光昌遣朝... 使持節... 至元三年... 師日不立... 里海交... 遣興道... 旁于可... 萬劫興... 真太師... 王孝昭... 剛昭王... 建德侯... 國文義... 侯義國... 邦海口... 起其興... 千戶馬... 國數匹... 侯皆盡... 日燭遺... 斷浮橋... 今年十... 省復大... 南王秀... 侯詔求... 政率兵... 至議遣...

雲安

建德侯陳仲追至膠海口不知日燭所在其族... 國文義侯武道侯明智侯明斌侯彰懷侯彰... 侯義國侯等皆降唐元解追日燭及其上皇至安... 邦海口棄船走山林尋闖入清化府四月交兵大... 起其興道王攻萬戶皆殺遺既而冰陸來攻大營... 千戶馬榮干江口皆殺遺既而冰陸來攻大營城... 國數匹雖多死增兵轉眾官軍朝暮鏖戰困乏器... 侯皆盡遂棄其京城渡江屯駐尋班師至如月江... 日燭遺其懷文侯來章殺之至冊江伏發官軍... 斷浮橋多溺死七月事聞樞密院請以兵五千... 今年十月會潭州在之二十三年正月議徵兵各... 省復大舉安南諫立其族之來降者益稷為安... 南王秀峻為輔義公以奉陳氏祀日燭上書東宮... 侯詔求羅兵湖南宣慰司亦上言民疲士卒多死... 政率兵水陸進征交趾尋亦罷三十四年令馬兒... 至議遣劉二拔都征之

憲宗御極當癸丑之歲 世祖以皇弟奉詔征西

南夷命兀良哈台為先驅明年還朝兀良哈台專

征至五年悉定凡得城五府八郡四蠻部三十七

至元四年冊宗室忽哥赤為雲南王遣就國鎮撫

之自是裔夷獷俗時起跳梁則皆郡縣其地之後

之事故第八招捕類中此不載 憲宗三年世祖征西南夷

由十番入雲南命兀良哈台自昌當嶺入降摩些

部涉金沙江攻下諸砦取龍首關世祖遂入大

理國城兀良哈台分兵取附都善聞烏蠻次羅部

府大酋高昇拒戰大破於溪可郎山下昇嬰城自

守城際滇池三面皆水難攻圍七日始克國主段

智興柔暗權臣高祥方謀篡弒及大兵至智興走

匿兵澤追及善鄴獲之世祖入其城秋毫不可

尋引兵入吐蕃酋長唆火脫因塔里堅守兀良哈

台連攻懼而出降用為鄉導襲取白蠻譯曰察罕

章蠻依山固守兀良哈台令其子阿木殺蠻退走

乘勝至烏蠻曰哈刺章攻破水城四年春

世祖還兀良哈台至烏蠻之都曰押赤城依山阻

水不可近鬼蠻輩復助之兀良哈台攻不下阿木

攀城而入遂拔之又下乾德哥城圍不花合因國

拔赤十哥塞又克忽闌城降羅羅斯阿伯阿魯諸

國凡平五城八府四郡烏白等三十七部蠻至元

四年命忽哥赤為雲南王以鎮之

建都

建都古越雋也至元四年怯綿領兵招諭其人亦

有願為內應者既而以無功坐誅九年親王也速

台兒乞徃征十一年蒙古台又徃征元貞間立軍

民總管府于其地然出師振旅降下攻擊之詳遠

書闕焉至元三年九月四川行院言建都欲降乞
從之十月下詔招諭五年三月建都總管軍民大
官軍攻城我等殺國主效力人遣急言者來告乞
勅王也速台兒願領六千人往卒棄市九年正月
一命蒙古台領兵一萬一千五百征之瓦真二十
年五月丞相完澤奏主建都軍民總管府

緬

朝廷以至元十年始遣使招緬不至十四年春緬
人犯邊偏將忽都土官信苴日軍大敗之十月行
省遣納速刺丁破其三百餘砦然皆方面疆場之
事二十年始詔宗王相吾荅兒往征破其江頭城

二十二年乃議納款貢方物既其王為庶子不速
速古里所囚大德二年其臣阿散哥也復擅廢立
四年命宗王闊闊雲南省平章政事薛超兀兒忙
兀都魯迷失等率師問罪功不就而還臣作政典見
高麗有林衍承化公金通精之亂今緬亦似之皆
叢爾國而婁有郭靖至煩朝廷兵鎮撫可憐哉元
八年大理鄴蘭等詔宣慰司遣乞台晚因等使緬
十其內附不得見其王見其臣下遣价博者借來
工部郎中乞台因充禮部郎中與馬刺失里及
持詔往諭微其子第大臣來朝十二年四月建寧
路安撫使賀天爵言金由阿郭地俱會緬三道一
由大阿那親戚由阿提他由緬掌五甸戶各萬餘
歲又阿那親戚由阿提他由緬掌五甸戶各萬餘

日暮忽都中傷連收兵明日追之至千
還捕虜甚眾軍中以兵帽或一兩靴者無
軍口其虜者雖多惟一阿古軍獲一象歸
擊而斃餘無死十月雲南省遣某道宣慰
元帥納連刺丁率衆古巽慶摩些軍三千
征緬至江頭深跡酋首細安立若之
乃木要蒙帖木巨木禿磨欲等三磨餘若
臘蒞折民四干孟廩愛呂孫民一千磨木
分剝民二萬蒙古甸用孫民一千磨木
先是詔兵征至緬甸九年五月
二月十日吾答兒命以兵取道城
西日相江港船二命以兵取道城
十日軍從船二命以兵取道城
以餘日軍從船二命以兵取道城

阿郭願先招阿誤犯及金齒之未
南省因言一王雲南多降者道稍人探
緬甸探得國之巴達緬俱安十騰越
緬甸探得國之巴達緬俱安十騰越
緬甸探得國之巴達緬俱安十騰越
緬甸探得國之巴達緬俱安十騰越
緬甸探得國之巴達緬俱安十騰越
緬甸探得國之巴達緬俱安十騰越
緬甸探得國之巴達緬俱安十騰越
緬甸探得國之巴達緬俱安十騰越
緬甸探得國之巴達緬俱安十騰越
緬甸探得國之巴達緬俱安十騰越

劫城緬甸人於阿只不伽關等來言並緬王帖威的實行
人赴朝破我竹思當散蒲只麻刺班日羅帖威的實行
媳婦軍破我竹思當散蒲只麻刺班日羅帖威的實行
尔登龍的已廢持差大頭目不密得其故必加兵於我
今帖滅的已廢持差大頭目不密得其故必加兵於我
力散哥也皇命佩大文雲南省人林木連章者於我
阿王欲殺之聖旨令安治子雲南省人林木連章者於我
緬王欲殺之聖旨令安治子雲南省人林木連章者於我
以百姓總引兵來襲有雷民麻刺班日羅帖威的實行
者僧姓蓋又劫奪甚多緬王欲殺之聖旨令安治子雲南
聞三刺必塞大城等緬王欲殺之聖旨令安治子雲南
速的刺必塞大城等緬王欲殺之聖旨令安治子雲南
三萬謂多麻的緬王欲殺之聖旨令安治子雲南
後使我謂多麻的緬王欲殺之聖旨令安治子雲南
僕王就餘人時雲南行緬王欲殺之聖旨令安治子雲南
緬王就餘人時雲南行緬王欲殺之聖旨令安治子雲南
可王就餘人時雲南行緬王欲殺之聖旨令安治子雲南
兩不投我就餘人時雲南行緬王欲殺之聖旨令安治子雲南

三朝元頭卷第四十

緬甸王帖威新合劫掠貢物以去六管竹思去元加至太
元都魯新合劫掠貢物以去六管竹思去元加至太
先遣管新合劫掠貢物以去六管竹思去元加至太
來朝賜王爵印使登龍國世遣其子師七千八百
平定歲貢方物大德加元八年緬甸王世遣其子師七
既而雲南王與諸王雲南征緬甸王世遣其子師七
昔里怯答月刺緬甸王與諸王雲南征緬甸王世遣其子
四年正司緬甸王與諸王雲南征緬甸王世遣其子師七
緬甸王與諸王雲南征緬甸王世遣其子師七
降旨許其緬甸王與諸王雲南征緬甸王世遣其子師七
古弄至二司緬甸王與諸王雲南征緬甸王世遣其子師七
卜弄至二司緬甸王與諸王雲南征緬甸王世遣其子師七
司必立相入信乃其
馬宅者為孟乃其
馬宅者為孟乃其
司必立相入信乃其
卜弄至二司緬甸王與諸王雲南征緬甸王世遣其子師七

三朝元頭卷第四十

言餘人乃二月皇帝良民散
之彼自飲藥而死非我
物不出見若許我投降省
年不不出我軍官亦住一
萬戶童獲罪若兒狀上
躍死傷獲罪若兒狀上
等若當明白軍有旨孰
兒等俱領軍二營回三
五日移文稱軍大事未
可移文稱軍大事未
元兒劉左丞高參政官
我輩皆願住夏編告軍
母乘象追及分省官
出若大軍五及分省官
等宣言病軍五及分省官
分等宣言病軍五及分省官

年四月餘子十日
二子而奪其不
方甘六歲其不
兩事忙元納速
可增為一通好
言總緒萬二力
超元兄劉都元
康從軍又劉請命元親帥
上日薛闕元難去勿令
或事薛闕元難去勿令
大西來理薛闕元難去勿令
馬西來理薛闕元難去勿令
木西來理薛闕元難去勿令
魯西來理薛闕元難去勿令
政西來理薛闕元難去勿令
年西來理薛闕元難去勿令

將校皆回分省官亦由蒙... 都魯迷失上言賊與... 可住官擬合軍不花... 而回彼既至其父舊... 王已送矣若可當遣... 又言我賊饋阿康酒... 五程阿康出銀三千... 昔薛超兀兒等言此... 欲與諸將不尔自虞... 比行故功不尔自虞... 澤等奏奉旨遣河平... 問之蓋自宗工開閣... 魯迷失立承聖德祿... 大將校幕官令吏皆... 之共為金八百餘兩... 今備禪阿康因與察... 夏檀兀兒聖德祿遇... 元超兀兒聖德祿遇... 散皆遠奪言熱不...

占城

其家產之半餘將校各以輕重被答... 察罕不花者麗江路軍民宜恤使也... 占城

占城初嘗奉表來降至元十九年以執國使興師... 問罪二十年正月破其木城泊大州其主孛魯由... 補刺者吾遁走其舅寶脫禿花陽求降附以款我... 師陰為戰計往返再三辭語支蔓總兵官唆都竟... 不之覺及得曾延之報始疑信相半而已隨其術... 中幾陷偏師嗚呼鄙夷亦多詐哉二十一年之征... 則以安南道阻不果語在安南事也

大百四十一 自史... 元十五年

小百七十六
 朱平因遣人至占城還言其王失里牙信合八
 刺封占城孟郡元萬戶孫勝夫與俊都使占城諭其
 夫總管孟郡元萬戶孫勝夫與俊都使占城諭其
 王入朝占城把地七年二月遣使貢方國王李奉表
 南征占城把地七年二月遣使貢方國王李奉表
 歲遣使來城初朝臣以內屬誠服遂命左丞者吾
 等就其地立戶省以撫安之既而其子進國宣慰使
 固弗率萬戶等子志八千兒國舟經占城海道皆被
 尤永賢亞蘭等使馬無罪逆令省乃其子與一
 執故征之此上日老王無罪逆令省乃其子與一
 人耳苟獲此兩省官百姓自廣州航每二不戮一
 師次占城港西旁木城連海旁有小港五通其國大
 立東南止山始治木城四約二十餘里起樓棚
 立回三稍為砲百餘座又木城西十生建行宮亭
 李補刺者吾親率大兵屯守應援行石遣都鎮撫
 李補刺者吾親率大兵屯守應援行石遣都鎮撫

中日占城十五日書夜半期請戰二城至期分遣瓊州安撫
 使陳仲達總管劉金總把張栗全戶兵後達以六百
 水攻東面沙嘴省官三碎者十分七八賊開木舟行
 天明泊岸為風濤所碎者十分七八賊開木舟行
 疋交鼓出萬餘人乘象者數千亦分三隊與敵共
 二軍合擊之殺溺死者數千倉廩殺亦分三隊與敵共
 萬人悉潰散國主棄行宮燒倉廩殺亦分三隊與敵共
 實其臣逃入山降罪二日兵至大州東南遣報主
 使報其臣逃入山降罪二日兵至大州東南遣報主
 者同許其降免罪二日兵至大州東南遣報主
 元魯班者來言奉命來日兵至大州東南遣報主
 行省傳檄名之我師復駐外二子後當自來
 寶禿魯花等三銀五十餘人奉命來日兵至大州東南遣報主
 大銀三定小銀五十餘人奉命來日兵至大州東南遣報主
 獻金葉九節標槍曰國主定來病未見能進先使持
 其槍來以見誠意長子補的期三日行省度不可却
 其物寶脫禿花曰不惡是之也行省度不可却
 大其寶脫禿花曰不惡是之也行省度不可却

姑令收置聽候上聞二日寶脫禿花復令其

主第見且言先有兵十萬中第今皆散聞未

刺言補的故先遣二子來謝其德早降且以問疾

能非真也子不之質其還論國主進見之愈省官

為辭遣二千戶在途先歸子托李德堅栗全借往

三來拒不果見言欲殺我謂子全曰國主遷延不

肯出降今反揚言欲殺我謂子全曰國主遷延不

來我當執以徃見子全等曰寶脫禿禿禿禿禿禿

皇甫傑等百餘人見子全等曰寶脫禿禿禿禿禿禿

吾祖父伯叔前皆為國主至日寶脫禿禿禿禿禿禿

吾殺而奪其位斬我左右二大括我今言由補刺者

寺由補刺者其行省賜衣冠及太拔撒兒以獻請

給大元服色行省賜衣冠及太拔撒兒以獻請

唐三人曾延等來言他郡兵未至百日前與官軍

交戰懼唐千餘并招集他郡兵未至百日前與官軍

五日寶脫禿禿禿禿禿禿禿禿禿禿禿禿禿禿禿禿

來降行省請繫縲之國主見寶脫禿禿禿禿禿禿禿

言今未附州郡凡十國主見寶脫禿禿禿禿禿禿禿

水路乞行省與陳安撫及寶脫禿禿禿禿禿禿禿

舟王補諭攻取陸其城乞行省寶脫禿禿禿禿禿禿

國王補諭攻取陸其城乞行省寶脫禿禿禿禿禿禿

半山塔遣子全德堅領軍百人全寶脫禿禿禿禿禿

大州進討約有急則報北門乘魚不遁入山官軍獲

寶脫禿禿禿禿禿禿禿禿禿禿禿禿禿禿禿禿禿禿

謀者曰禿禿禿禿禿禿禿禿禿禿禿禿禿禿禿禿禿

軍未至真臘實萬戶張兵及寶脫禿禿禿禿禿禿禿

之境我軍新顯木近水擊其里賊兵赴國主所樓

木城下山林阻行不能進助旁出武歸路軍皆殊

死戰遂得解還省行守禦三軍六日忽都領軍

回占城五日江都省行守禦三軍六日忽都領軍

至占城五日江都省行守禦三軍六日忽都領軍

知官軍已回占城五日江都省行守禦三軍六日忽都領軍

至元二十九年二月八日詔福建行省授亦黑達
忽都忽等論令其公等率兵討之
大物令子入朝四月十一日國主令其孫濟日
禮勃令文勞印六巴南王等奉表歸款二十一年命
平章阿里海牙等率兵假道交趾伐
占城不遠

海外諸蕃

海外諸蕃見於征伐者惟爪哇之役為大會三行
省兵二萬設左右軍都元帥府二征行上萬戶府
四發舟千艘費鈔四萬定費一年糧降虎符十金
符四十銀符百金衣段百端備賞往返八閱月爪
哇降而復叛伐葛郎得其妻子官屬百餘人而還

其餘遜答流求三嶼俱藍馬八兒那旺蘇木都
蘇木達也里可温木速蠻須門那僧急里南無力
馬蘭丹丁呵兒來來急闌亦台進麻里子兒阿昔
之屬又皆瑣瑣者其至也或遣使招來或風入貢
不皆以兵下

爪哇

至元二十九年二月八日詔福建行省授亦黑達
忽都忽等論令其公等率兵討之
大物令子入朝四月十一日國主令其孫濟日
禮勃令文勞印六巴南王等奉表歸款二十一年命
平章阿里海牙等率兵假道交趾伐
占城不遠

八日至拘攔山議方略二月六日亦黑迷失孫參
先領本省幕官并記驗小哇等處宣慰司官曲
牙楊梓忠祖萬戶張荅刺赤等五百餘人船
十賊姓拾論議定後七日大軍進於吉利門相
議分軍下岸水陸並進都與孫參政帥牙路港
至海八節嗣與仁等水軍自杜萬戶陸行都元帥
訖歡等馬步軍自杜萬戶陸行都元帥
風船由我牙路於麻若巴歌浮遠李忠等乘鎮
必閣耶舉國日招諭爪哇宣撫司不能離軍先令
甘州不花全祖引其宰閣耶昔刺難峇毛耶等
五王餘人迎通奔大海乃會軍八節喉必爭之
其謀臣希寧官沿河泊舟觀望
降行省於潤邊設偃月營畱萬戶王天祥守河津
土虎登哥李忠等領水軍鄭鎮國省懼棄船倫信
等願馬步軍隨省水陸並進希

獲鬼頭大船百餘艘令那海居仁萬戶鄭瑋亦
誠張受等鎮八節潤海口大軍方進士罕必開耶
使來告葛郎王追殺至麻若巴歌必開耶
黑迷失張參政先往安慰土罕必開耶
軍赴章孤接援興進至黑迷失罕必開耶
知遠近興回八節潤亦黑迷失罕必開耶
至召興赴麻若巴歌迷失孫參政率萬戶李路明
關耶八日亦黑迷失孫參政率萬戶李路明
西南不遇興與脫歡由東南路與賊再戰殺數百人
餘奔潰山谷午時西南道路葛又至與賊再戰殺數百人
敗之十五日分軍為三道葛又至與賊再戰殺數百人
哈聽砲聲接戰與虎登哥等水軍期河而九日會
迷失等由西與荅哈葛郎國進以兵十餘萬耶軍
其後十由西與荅哈葛郎國進以兵十餘萬耶軍
自卯至九日戰賊奔潰擁入河死餘萬耶軍
殺五千餘級國主哈只葛當入降無諭令還四且招
遣戌時國主哈只葛當入降無諭令還四且招
丁甘州不必開耶
背叛逃去畱軍拒戰埋護不丁甘州不花省掾耶
小四百十二

大百五十七
祥皆遇害二十四日軍還得哈只葛當妻
子官屬百餘人及地圖戶籍所上金字表

平倒刺沙

天曆元年九月壬申 今上皇帝即大位詔天下

其節文曰洪惟我 太祖皇帝肇造區夏

世祖皇帝混一海宇爰立定制以一統緒宗親各

授分地勿敢妄生覬覦此不易之成規萬世所共

守者也 世祖皇帝之後 成宗皇帝 武宗皇

帝 仁宗皇帝 英宗皇帝以公天下之心以次

相傳宗王貴戚咸遵 祖訓至於晉邸具有盟書

願守藩服而與賊臣帖失也先帖木兒等潛通陰

謀冒干寶位使 英皇一 幸罹于大故朕兄弟播

越南北備歷艱險臨御之 事豈獲與聞朕以叔父

之故順承惟謹于今六年災異迭見權臣倒刺沙

兀伯都刺等專擅自用疏遠勳舊廢棄忠良變亂

祖宗法度空府庫以私其黨類大行上賓利於立

幼顯握國柄用成其姦明詔既下於是倒刺沙之

罪暴於縣宇中外同心奮勇敵愾卒致乾坤清夷

歸壘神聖宗社尊安四海樂業是編自八月甲申

今太師中書右丞相臣燕帖木兒舉義至十月庚

戌齊王臣月魯帖木兒奉上寶璽大臣奏散遣諸

軍以至倒刺沙素市三國月之間致天下晏然者
悉具簡冊焉

招捕

真聖樹業中天下以家宅大武不涉斯生蘇芽要
荒四履六詔最遐闔廣播思兩江海涯遼霄江右

嶺蜀木波番分龍盧一字此下皆黎別生熟撞爨驃

蒲徭芒夔媯人除落落顧顧綿羅羅此疊字名

羅羅羅羅斯也白衣金齒漆頭花角八百妾御七

十閩閩音奢此以其服飾及所有為種名甸若團

洞箐柵墟畬岳盤川屋激駛谿銜山經叵究豎亥

斯差地名也廣瑤示慶兼我凍斜州名白幫上

東團名齒判粘凹村名頻計淥在影雷窖瓢木茶洞名雅

暕之州洒涌之社琅詡之譯噴聳之坡此下皆地名

其尤奇者也肥昌瓦農獲架必迦苴善抽俸矣比枯柯

車里烏撒蹉泥窩散毛爛土雄真淥查林背嶺豚

那結都渦杜望杜暮白定白拿大踢青特筠連豕

戴赤珊藍塞菟骨果夥犖猛甕省騰串昔霞曰九

層際此地名曰新而元曰伽矣傑曰百眼佐曰水

手浪曰上落麼師宗弥勒此地名阿尼必斛一奚

卜薛阿白出麻摸狃狃八郎篤公吸刺豁瞳客

客昔多夷生其山自為雄夸火頭大老此下皆首長位名

把事希古軍火營主山主尊長族種認悠氏名聲

牙提呂摩耳此下人名匐思阿禾雄挫渾弄矣豆者

哦雙笨拜法的井荅麪个忙尺雁莽占居些谷納

刺構阿葵胡弄夯采只驗娘報竹哥細麥嬰上亞

浪落麼蒙毡空弟羅勾非白阿檀卧踏委界勾巴

合彪鮮的官兜心挫尾英厭薛甲古阿娥若過生

琮此下人名若大希婆若夢兀仲若渾乞濫若約薛

要若阿慝瓜若卜制頭若閉羅璽若天程孫若思

蓬怯若兀勸吉若黃公爹若獨然棚若大河沙必

乖豆來此下人名蒲雪韋吠麻納布昌玉不廉古六

分斬斤蘆崩信備荅吳什用喉社句耶山公氏貞

此下四句的傍系猫古綴汰盤窮腸譜陀貞公猫

折射折利阿初虵節攬陶蘇他有忙葛農此下三字

名有梳蠻塔有南貢弄率蒸報空嬰苦於加切韻釋

不淑習俗異華故雖橫日以生悉獷黠奇衰不有

天彝國憲謂何骨肉睚眦爭紛拏重譯之言缺

吉譎諷上步加切喜下女加切怒獸含戴則那製衣不領

六三〇四五

不巾以靴裂綵纏髀推結鬚髮起居佩刀少件輒
相加或嘯徒復讐蠻觸閔蝸或出犯徼地為王民
孽痾焚劫公私脫囚拳枷邊吏捕之則螳螂奮斧
以禦車標槍批竹矢毒如虵敗則各鳥烏散入險
阻隈阿貢鋤坐草軍圈戶椽木狀益纒魚糧蛇俗
弟薙獮以兵戈革面而來羈縻撫錫賚冠服銅印
青緇粵若妖民造異興訛妄竊位號自投網置黃
華獅狂黎德蛟譁六十鳴鳥五九跳蠅聖許萬頃
鎮龍郎達圓明廣德細春可用魚鼎紀號鼠穴正

衙劉六十蔡五九黃聖許李魚頃楊纒蠅聖許萬頃

元建朝殿懸關春起可用圓明和尚皆備儲號改

課事亦見于及坐止其身族部宥赦聲叶平惻不盡

戮視同殺叛於乎我元二取不願文柔武競互出兼

施何叶疎威聲其言流澤沱會粹諸畢為招捕之科

雲南至元十三年正月羅甸官不者阿禾

征白和溫必紹降十月雲南省調蒙古爨焚諸軍

得戶四萬只攻金齒落廣甸殺掠甚多又

攻斜烏蒙秃老蠻高州筠連等州于九夷烏蒙何

謀歸舊侵藤申縣地是月與安南鄰者七十城門

國主答公遣其人各摩罕者來乞降又提呂提

兩部來降行省給務招及使釋達量提索聽

命二三十年蒙乃三官長子若其鄰境土官弗

里皮之奪也蒙乃不以位與長子而與以子弗

皮與殆皆同出討之朝廷降旨諭弗里皮如得蒙

乃地許令其有統之是歲又征縹緲向大部馬二
四年十月未龍蠻他謀告阿勒沁村阿加之
明目引軍殺死四村頭目刺雲南王免其罪長年雲南
軍民宣撫司明古章一師宗孫勒寸白軍一雲南
右丞愛魯以蒙古征摩者俄滅赤必軍一雲南
農士富民丁三千征摩者俄滅赤必軍一雲南
出降三十年八月雲南省征普者俄滅赤必軍一雲南
扎山若賊官生皆破頭火頭輩逃者追安路總
管步木普丁府署頭目矣豆等賈榜出是歲
七十城門蠻密察挾警殺掠大向土官阿鄰建水城
其弟年平來侵阿鄰逃入臨安捕花角樓建水城
之行省不能救又參省阿叔招捕花角樓建水城
率眾拒敵殺令史一參省阿叔招捕花角樓建水城
月習普馬兒部不舊解舊龍二岩蠻官的并的并
若蠻及馬兒部不舊解舊龍二岩蠻官的并的并
等懼不敢出官二年元月蒙光路寨自來不曾
乞藍的頭目答刺吉元農開陽兩寨自來不曾
降雲南省差道叔政破之十一月寨自來不曾
兵占奪向若十又三政破之十一月寨自來不曾

龍等雲南省遺兵捕大德元年十二月
參政忽速刺破花角蠻等寨其酋長韋郎
初廣南西道宣慰使燕知特磨道祥深碎縣林言
安寧州沈法昔招引唐興州黃夢祥其子信以
與花角蠻圍土富所居殺掠奪虎符執其子信以
去又岑聰引歸州農郎生所轄那利州軍四千人
州岑羅佐州官那羅生所轄那利州軍四千人
燒劫谷村付州那羅生所轄那利州軍四千人
波射布那哈那羅生所轄那利州軍四千人
十日程安寧州那羅生所轄那利州軍四千人
比菁九日忽速刺破花角蠻等寨其酋長韋郎
若第進門賊至花角蠻等寨其酋長韋郎
九道進門賊至花角蠻等寨其酋長韋郎
散走蠻首韋郎至花角蠻等寨其酋長韋郎
來不魯降附韋郎至花角蠻等寨其酋長韋郎
官軍失利以附韋郎至花角蠻等寨其酋長韋郎
章其軍失利以附韋郎至花角蠻等寨其酋長韋郎
誠獲架哥雅本等官王始郎達婦翁繼村火頭

臣等謹將雲南省遺兵捕大德元年十二月
參政忽速刺破花角蠻等寨其酋長韋郎
初廣南西道宣慰使燕知特磨道祥深碎縣林言
安寧州沈法昔招引唐興州黃夢祥其子信以
與花角蠻圍土富所居殺掠奪虎符執其子信以
去又岑聰引歸州農郎生所轄那利州軍四千人
州岑羅佐州官那羅生所轄那利州軍四千人
燒劫谷村付州那羅生所轄那利州軍四千人
波射布那哈那羅生所轄那利州軍四千人
十日程安寧州那羅生所轄那利州軍四千人
比菁九日忽速刺破花角蠻等寨其酋長韋郎
若第進門賊至花角蠻等寨其酋長韋郎
九道進門賊至花角蠻等寨其酋長韋郎
散走蠻首韋郎至花角蠻等寨其酋長韋郎
來不魯降附韋郎至花角蠻等寨其酋長韋郎
官軍失利以附韋郎至花角蠻等寨其酋長韋郎
章其軍失利以附韋郎至花角蠻等寨其酋長韋郎
誠獲架哥雅本等官王始郎達婦翁繼村火頭

普及把事希古竹幹... 狀郎滿章郎... 不存亡... 降及羅郎... 勤皆出降... 之棄若走... 東川折部... 妻折躬折... 事折躬折... 殺折躬折... 魯折躬折... 携折躬折... 暉折躬折... 阿折躬折... 嶺折躬折... 近折躬折... 軍折躬折... 蠻折躬折...

日會赤水... 界入朝宰相... 二月八日... 土官遣還... 昌結廣西... 頭阿只阿... 誘軍火主... 招諭仍督... 虜阿那勇... 降豆温那... 之獲阿温... 官日獲阿... 又納樓茶... 信怪齒茶... 身和直善... 火頭泊直... 火北頭泊... 火矣頭北... 火頭北...

文大布... 教合三... 魯花赤... 其巢新... 呼郎達... 亦作帝... 賊行省... 擄兵劫... 劫謀行... 知州刺... 雲南行... 渠州知... 所殺刺... 因持刺... 職二刺... 誘刺秋... 又所左... 各一焚... 刺秋所... 俄兄刺... 山岩刺... 復奪若... 命俱在... 自相讐... 我嫂我... 何說再... 樞密院... 普萬作... 日思摩... 用村普... 阿運結... 民護哥... 可當等... 結慶旬... 五百劫... 十九人... 南州阿... 刺火頭... 大阿京... 專里陶... 刺孟等... 萬餘開

文大布... 教合三... 魯花赤... 其巢新... 呼郎達... 亦作帝... 賊行省... 擄兵劫... 劫謀行... 知州刺... 雲南行... 渠州知... 所殺刺... 因持刺... 職二刺... 誘刺秋... 又所左... 各一焚... 刺秋所... 俄兄刺... 山岩刺... 復奪若... 命俱在... 自相讐... 我嫂我... 何說再... 樞密院... 普萬作... 日思摩... 用村普... 阿運結... 民護哥... 可當等... 結慶旬... 五百劫... 十九人... 南州阿... 刺火頭... 大阿京... 專里陶... 刺孟等... 萬餘開

人圍刺岩... 衣軍攻破... 小車里車... 降者破其... 官阿受夫... 行省括出... 使持詔招... 金索鱗膽... 阿都衆阿... 南省遣參... 明年五月... 降餘不可... 皆降願歲... 管故侵芒... 按續一入... 不出降二... 年鎮西路... 大甸火頭... 阿吾與三... 陣作

日三迎土... 破雷弄五... 民各以百... 不族出亦... 旬路木旬... 衣為妻取... 其子阿你... 三子遺奪... 總管谷納... 揚古刺乞... 及屯田牛... 官軍擊斬... 使奉詔括... 尼必解結... 阿白不出... 官軍擊斬... 使奉詔括... 尼必解結... 阿白不出... 官軍擊斬... 使奉詔括... 尼必解結... 阿白不出...

弟愛俄等侵銀沙羅何不一里鹽井部日女具落索
寺旬劫民財歸取官不里發遣使招降遺白衣
阿愛詐為巳子出官劫劫未力知故既而愛俄死其兄
第子姪罕塞昭愛刺殺未頭郭兀仲等五人分宜
爭愛位相殺之信吞命征烏撒烏蒙東川芒
力看賈象牙一一金信吞命征烏撒烏蒙東川芒
部近運人馬官丞劉澤三命征烏撒烏蒙東川芒
起湖廣河南四川三省兵與田揚二拒命作亂朝元
南與東川捕于烏撒土官宣慰使普利軍馬會雲
由曲清仁德普安臨安廣西諸土族皆以武定威
楚曲清仁德普安臨安廣西諸土族皆以武定威
征供輸煩勞為辭携貳反形已具車里白衣入
日等殺掠普騰江尾二甸奪麥亢忙龍二若燒八里
陽等二掠四裝揚言我與呂也構思麻部日共議
渾候連漠桑軍來攻普騰若柵二構思麻部日共議
駐察多州六日烏撒蠻門都普信及烏蒙蠻十
劫芒部官殺掠皇太后及梁王位下人畜十
中慶七五日東川土官阿葵烏撒使來陸梁州入

約日由城阿專阿苗分軍一普道吉執蒙軍先攻阿
紀曲靖靈益川燒蕩坦縣并殺掠駐兵關渡橋二撒
日烏撒烏蒙東川馬湖四族聚於六月日賊逼雅羅
斯軍渡金沙江刻日政建昌三脫歡阿塔赤充參
也部州甚急陝西省遣右丞政事汪阿塔赤充參
政事也速兒充陝西省遣右丞政事汪阿塔赤充參
等進征拔速忽都魯充湖廣平章與左散拔都
箭陝西揚參政給軍凡有損軍事聽也速兒劉二
拔都兩節制其小由去利逼烏撒烏蒙東川芒
宜行軍事四月節制其小由去利逼烏撒烏蒙東川芒
燕管軍萬戶阿都合乘去利逼烏撒烏蒙東川芒
會合收捕三省人守焉小陸梁州烏撒烏蒙東川芒
之路雲南省調軍二千入雲南陸梁州烏撒烏蒙東川芒
曲靖東望水西一變而久益有兵五千人劉要西
鎮守二千望水西一變而久益有兵五千人劉要西
援都劉深田楊等六方王又益有兵五千人劉要西
合也速解兒與雲南兵進悉次若詩平之會

百媳婦侵德元年八月...

千以人往救二萬與...

子漢綱爭地相殺...

蒙樣等雲南相殺...

軍請自討賊命朝議...

征既而道經順元土...

百媳婦大小車里作...

帥七媳婦大小車里...

的謀害遷調官吏以...

乃赤法忽刺丁等須...

等往其地延官祐元...

三日使渾乞濫男南...

爾父多故使家我非...

今日南通遣乃要來...

來取去衣所馬可盡...

與軍乞濫相見宣詔...

通往孟蓋甸把邊可...

觀我地土歸朝何力...

可蠻此要與南叔父...

詔使遂退還至孟范...

若渾乞濫手書白夷...

十五年羅殿國主羅阿察河西中府方蕃主章昌盛
皆納土來降十龍蓋主龍延三西南八等國
主龍昌寧大龍蓋主龍延三西南八等國
盛軍蕃主程延龍蓋主龍延三西南八等國
石延異永盛軍蕃主程延龍蓋主龍延三西南八等國
陵皆來降其部曲有龍文龍童珍黃延主盧文
錦龍延八番宣慰使同知龍文龍童珍黃延主盧文
朝廷立入番宣慰使同知龍文龍童珍黃延主盧文
日與總管迎敵千戶張旺甲戴紅羅至國惟宗一
降餘皆迎敵千戶張旺甲戴紅羅至國惟宗一
九日與總管迎敵千戶張旺甲戴紅羅至國惟宗一
諸番主盧延陵為羅氏國主阿察引軍至期俱來惟
迷使趙國木結婚執去不肯令出降阿察初已羅
後與鬼國結婚執去不肯令出降阿察初已羅
遂毀虎符以叛羅氏言乞招阿察事聞十七年
豐呂告部主以阿齊氏言乞招阿察事聞十七年
河及二雲南四川進討八月二部宣慰使司自察遣
意但雲南平章聽我人烏鎖納之必羅我
都元帥也速解見與南省期以雲南左必羅我
一兒命萬戶薛祥飛刺其部察走大寧愛魯等
破會寧關一薛祥飛刺其部察走大寧愛魯等
山箐亦奚卜薛祥飛刺其部察走大寧愛魯等
兵也遠解兒曰薛祥飛刺其部察走大寧愛魯等
省近地兵足事聞除我藥可回不烏曠日持久糧
乏瘴起不便事聞除我藥可回不烏曠日持久糧
之賊窮困以二事聞除我藥可回不烏曠日持久糧
月一賊窮困以二事聞除我藥可回不烏曠日持久糧
府一賊窮困以二事聞除我藥可回不烏曠日持久糧
定奪今有先奉聖旨百餘平伐山齊若主奏金竹知
自以所荒久欲內耐乞願左阿吉谷各當各連薛約
誠遂俞所奏令諭爾眾咸聽朕言惟爾鄰封嘉其
臣服自番方而貢萬國以朕言惟爾鄰封嘉其
慶金竹陳蒙入貢萬國以朕言惟爾鄰封嘉其
成寶命乃歸仁一視賞賚有加守如故伊等之
能率眾效順同仁一視賞賚有加守如故伊等之

卷之四十一
四十一

自貽勉思轉禍之言意體好生之意元貞二年六月
月平伐鄰界平珠瀘元官來雲南省告降行者差
官入洞撫諭至八德元年四月其鄰蠻新添葛蠻宋
二族賁進呈禮物出洞道二族不己以降乃遣
氏之村頭水底若宋氏怒道進物二族以散破
劫都雲長官浴胃率眾遮道平浪巡檢十餘人
與璋下郎若五月宋氏復令平浪巡檢十餘人
平珠洞蠻官不足萬金婆南大若柵逼使人足萬
招從已求降不從濯龍掠去足萬金州人足萬
等及進羅等物此行實招到平林蜀山州人足萬
唐開珠羅等處八百四十四萬初充長官大德二年
長官司以統之而百蠻婦阿初充長官大德二年
四月八日馬桑走他聚七千餘人陷平包檢三萬
與若又與叛猫走他聚七千餘人陷平包檢三萬
震猫又與叛猫走他聚七千餘人陷平包檢三萬
月猫桑柘遣司以所部文何持竹契長刀及方物來
黃平府亦上言桑柘附近之重與必際都陣
必梅等二上言桑柘附近之重與必際都陣
賊揚金匣播州楊金萬必梅等七月桑柘及思
若皆降五年六月楊金萬必梅等七月桑柘及思
八年不供賦役所部劫先宗此圍吳卜弄若射
蠻先結連平伐蠻叛劫先宗此圍吳卜弄若射
民阿羊金俱皆死官軍捕班夏潘家蠻党不
助其拒敵今年正月又使板橋郎來重破等
燒劫百納若今年正月又使板橋郎來重破等
兵討之党元若今年正月又使板橋郎來重破等
及子党若的沙勇強若的福三人出遣其若主
與其黨切鬼若主陳醒朱蓋若主樓地之弟
小盤若主騰香等共誓不叛至大二年三月
蠻割和寨主各穀若主各穀若主各穀若主
吾狂若的塩谷浪若只驗皆請闕三年八月
西猫蠻阿馬等各替及脅從蠻官制頭之阿馬
徒洛羅洛各替及脅從蠻官制頭之阿馬
出降至治二行各替及脅從蠻官制頭之阿馬
高警殺七合谷尊若主怡信等殺巡檢王忠
主老康糾合谷尊若主怡信等殺巡檢王忠

主老康糾合谷尊若主怡信等殺巡檢王忠
高警殺七合谷尊若主怡信等殺巡檢王忠
出降至治二行各替及脅從蠻官制頭之阿馬
徒洛羅洛各替及脅從蠻官制頭之阿馬
西猫蠻阿馬等各替及脅從蠻官制頭之阿馬
吾狂若的塩谷浪若只驗皆請闕三年八月
蠻割和寨主各穀若主各穀若主各穀若主
小盤若主騰香等共誓不叛至大二年三月
與其黨切鬼若主陳醒朱蓋若主樓地之弟
及子党若的沙勇強若的福三人出遣其若主
兵討之党元若今年正月又使板橋郎來重破等
助其拒敵今年正月又使板橋郎來重破等
燒劫百納若今年正月又使板橋郎來重破等
與子党若的沙勇強若的福三人出遣其若主
與其黨切鬼若主陳醒朱蓋若主樓地之弟
小盤若主騰香等共誓不叛至大二年三月
蠻割和寨主各穀若主各穀若主各穀若主
吾狂若的塩谷浪若只驗皆請闕三年八月
西猫蠻阿馬等各替及脅從蠻官制頭之阿馬
徒洛羅洛各替及脅從蠻官制頭之阿馬
出降至治二行各替及脅從蠻官制頭之阿馬
高警殺七合谷尊若主怡信等殺巡檢王忠
主老康糾合谷尊若主怡信等殺巡檢王忠

官洛邦又殺土官蒙十郎作亂宣慰司發官兵
正等殺牛立天立人二萬一千五百餘里九
八等係三黃五種人氏二萬一千五百餘里九
工布二千五百人為祖入宋隆濟萬大德五年
濟叛初命左丞劉深等領兵二萬征八百總
湖廣兵命左丞劉深等領兵二萬征八百總
新添營蠻軍民宣慰司乃自琅刺罕軍入境
順元豐登等若甚點日程分六處安管備運
夫馬近徐月忽乃至點視而雍真葛蠻乖西等
當出丁夫馬百正五月二四日書至隆濟
言插人抗老謂官欲髮其髮印誌面送軍三
不返寧死不生雖就若見殺可也以此觀之
可差同官雍真總管府達曾花赤也里千日
起爾宋氏盡行隆濟構木妻等族作亂其姪
月十上日隆濟里千使妻等族作亂其姪
分勦斤等日隆濟里千使妻等族作亂其姪
總管刺舍臘月如都保萬海又來報隆濟以

中管刺舍臘月如都保萬海又來報隆濟以
二矢與阿昔長官為號糾其同叛又管府印
兵四千破楊黃若也里干赤拉去總管府印
殺生祭鬼誓衆應隆濟亦謂官拘壯士黔面
充軍或殺屬我亦隆濟亦謂官拘壯士黔面
長刀劫亂二屬我亦隆濟亦謂官拘壯士黔面
馬都所部不這羅鬼阿嬌等統統與古各
拒落邦剽佐長官司止里言欲統統與古各
一日破底窩新添界漳隆濟亦謂官拘壯士黔面
及自貴州至新添界漳隆濟亦謂官拘壯士黔面
地官牧巡檢倘等尋次殺劫又遣順中元紫
軍燒官牧巡檢倘等尋次殺劫又遣順中元紫
南四川賊省會真州七貴劫日梁王下
順元與賊省會真州七貴劫日梁王下
遣人招水西土官之妻不軍圍貴州
看阿泡言西土官之妻不軍圍貴州

元陽年太平路賊趙郎左州黃郎君劫掠涿查村至
陰陽年太平路賊趙郎左州黃郎君劫掠涿查村至
元陽年太平路賊趙郎左州黃郎君劫掠涿查村至
... (The text continues in vertical columns, covering the entire page area with dense characters.)

天將軍尋常定十七年南都王昌縣
差變西火橋三國二皇帝命以譚天麟為副江西王
民討方山寺僧元真二年七月及贛州興國縣自籠
開行王列十名高祖庶孫之帝并頭等官印設朝
西省中丞與張大老作亂八月捕獲六十自裁不
黨聚延祐二年四月廟殺州寧都州蔡五九反與
六州趙同洞主六月五都州燒四關劫掠三月官殺
與趙同洞主六月五都州燒四關劫掠三月官殺
與趙同洞主六月五都州燒四關劫掠三月官殺
與趙同洞主六月五都州燒四關劫掠三月官殺

官水錄十卷八年十月官軍討桂龍方元帥守上饒
者都屯中饒時桂龍衆尚萬餘拒三饒尋捕得其
父子斬之南劍州丘建春討使黃華反集亡命
元昌泰二髮文面號陀頭軍政和縣十月詔出
十餘萬剪髮都伯顏討之與福州忽刺出
彌高與劉拔都伯顏討之與福州忽刺出
會合華敗浙東有王仙一者言今年五月星朝斗
自焚死有至元二仙一者言今年五月星朝斗
崩地陷合有聖人出招自立大將置案黃都南溪
陳再一合有聖人出招自立大將置案黃都南溪
年二稱大興國皇帝置其黨反某為右丞相樓蒙
都偽稱大興國皇帝置其黨反某為右丞相樓蒙
才年乘黑相以黃銷籍軍黃傘得良民刺額為大
國軍四拜字萬歲有一日殺馬祭天受符與爭蒙
攻等縣新昌天台未康宗王意吉浙東陽寧鳥餘
史弼縣新昌天台未康宗王意吉浙東陽寧鳥餘

帝本膺天命之寶一護國湖北大德五年閏八月
建結構生蠻模狂狃於赤夷立若殺掠田
一十月靖州青特圍石欄山蠻與赤夷道作亂尋降延
祐元年沅州胡老羸賊作亂三月招出其黨滿
州向金朝李部凱至慶省岳官七年六月慈利
州貞家山居民貞公結德府河者洞至元十
用安俱洞重達義等侵白石泉界湖南至元十
授唐子定奉府檄招下清湘縣西延溪蠻皆持木
賊赴府中降沽油團屋孫耶捧水團門客耶師哥
羅耶重田團笑無米耶喉杜勾耶龍堂團近師耶
哥羅勾淨猛口團容多耶小池團祖女耶穿師
不耶等共二十餘團此蠻人屠深山窮谷巢窟
中不巾不裳赤脚露脛衣用牛羊血點白布作青
花逐幅相體湊成無領袖耕山地種豆薯芋產楮
厚朴大德二年郴州可大老叛官軍殺其劉尊
長王寨司等又有四川西元十四年五月降旨付
長公參者亦反

授唐子定奉府檄招下清湘縣西延溪蠻皆持木
賊赴府中降沽油團屋孫耶捧水團門客耶師哥
羅耶重田團笑無米耶喉杜勾耶龍堂團近師耶
哥羅勾淨猛口團容多耶小池團祖女耶穿師
不耶等共二十餘團此蠻人屠深山窮谷巢窟
中不巾不裳赤脚露脛衣用牛羊血點白布作青
花逐幅相體湊成無領袖耕山地種豆薯芋產楮
厚朴大德二年郴州可大老叛官軍殺其劉尊
長王寨司等又有四川西元十四年五月降旨付
長公參者亦反

其阿惹紅鈔寨直趨谷米
桑厨○大抽攔洞其一由紹慶至洋摩○大科○
蔓師○大翁如洞其微又巴洞問十萬大帝
用洞兵接應如此可平至治二年五月順元洪番安
什劫掠○牛種等物皆西番處從宜王遇等令已降
撫劫掠○牛種等物皆西番處從宜王遇等令已降
民鑄鼓○大番官旁木及阿里吉思達法○番大和
西番人○大番官旁木及阿里吉思達法○番大和
解設○三○魯大蒙○答谷族一思達法○番大和
遣投降○官類和尙招到遠番和尙石本雜○宜府
鳳川番官類和尙招到遠番和尙石本雜○宜府
其子合彭結羶單換條竹二冠脫思麻路六之及
十一年疊州西番人朵兒只牙思拉到生番心
罕上言有弟三大湖在西天界藍塞守邊大德八年
三瀾來言西天地解不知是向達軍馬奪其西天使
而去年今年正月三瀾復遣火頭官堯來言西天使
來又南達達軍馬殺西天王而立其孫奪其西天使

詩之射元
叛境閩五只
緬畧曰阿具
同伴蠻官我
空入邀我同
符弄子殺訖
六月衆蠻官
交要所致十
近文字降致
同知阿况十
則進討行朝
善擇十二月
與其部曲阿
入赴京都賞
大第什用集
降遠墨施什
圭言十七洞
上兵一十餘
其阿惹紅鈔寨直趨谷米
桑厨○大抽攔洞其一由紹慶至洋摩○大科○
蔓師○大翁如洞其微又巴洞問十萬大帝
用洞兵接應如此可平至治二年五月順元洪番安
什劫掠○牛種等物皆西番處從宜王遇等令已降
撫劫掠○牛種等物皆西番處從宜王遇等令已降
民鑄鼓○大番官旁木及阿里吉思達法○番大和
西番人○大番官旁木及阿里吉思達法○番大和
解設○三○魯大蒙○答谷族一思達法○番大和
遣投降○官類和尙招到遠番和尙石本雜○宜府
鳳川番官類和尙招到遠番和尙石本雜○宜府
其子合彭結羶單換條竹二冠脫思麻路六之及
十一年疊州西番人朵兒只牙思拉到生番心
罕上言有弟三大湖在西天界藍塞守邊大德八年
三瀾來言西天地解不知是向達軍馬奪其西天使
而去年今年正月三瀾復遣火頭官堯來言西天使
來又南達達軍馬殺西天王而立其孫奪其西天使

所乘馬甚高大，乃可歸。鞞問此疆之民，出賦其主。者遂出大箭，三金段，授三瀾。毋自致信于白，衣曰：「我來使。地我為主，在爾之。地爾自探，陶有無此邊，警不致不。以其事，聞朝廷命雲南省，體探隄備。施行至治元，等不報。事宣慰司，呈孔提谷充兒等七族，蕃賊阿城弟。土蕃宣慰司，盧平林內殺傷官軍。又昌東，○着思。蒙者等，伏五。○公。○參。卜郎。○赤。○阿。○必。○只。巴。刺等，東西萬里，俱係生番。其八郎，○公。○劫。○朵。○必。○只。八。刺。等。馬。二。遼陽。寇。骨。刺。呈。前。以。海。勢。風。浪。難。渡。塔。只。百。餘。匹。因。吉。烈。迷。兀。的。哥。人。獸。薛。稱。欲。征。寇。骨。必。聚。兵。假。伐。不。到。解。兀。的。哥。人。獸。薛。稱。欲。征。寇。骨。必。聚。兵。假。哥。地。問。得。兀。的。哥。人。獸。薛。稱。欲。征。寇。骨。必。聚。兵。假。冬。月。賽。哥。小。海。渡。口。結。凍。冰。上。方。可。前。去。光。征。駕。因。吉。烈。迷。方。到。寇。骨。界。云。云。大。德。二。年。正。月。招。討。司。上。言。吉。烈。迷。方。到。寇。骨。界。云。云。大。德。二。年。正。月。招。討。姓。內。豁。曠。與。叛。人。結。連。投。順。寇。骨。清。耗。奉。旨。招。之。千。戶。皮。牙。思。以。為。蓋。分。等。已。反。不。可。招。遂。止。大。德。元。年。五。月。寇。骨。尾。英。來。否。則。迷。所。造。黃。高。元。年。五。月。寇。骨。尾。英。來。否。則。迷。所。造。黃。高。

過。心。海。至。天。里。馬。箭。子。作。亂。八。月。吉。里。迷。人。牙。木。稱。鬼。骨。賊。與。乞。討。之。既。而。遼。陽。省。盜。三。月。五。日。夥。虜。掠。打。鷹。人。乞。討。之。既。而。遼。陽。省。盜。三。月。五。日。吉。烈。迷。兀。的。哥。人。獸。薛。稱。欲。征。寇。骨。必。聚。兵。假。坐。移。文。管。兀。者。吉。烈。迷。兀。的。哥。人。獸。薛。稱。欲。征。寇。骨。必。聚。兵。假。軍。敗。賊。於。吸。刺。豁。曠。曠。七。月。八。日。寇。骨。賊。王。不。廉。古。自。果。夥。過。海。入。拂。里。河。官。軍。敗。之。九。年。六。月。吉。烈。迷。人。甲。古。報。寇。骨。賊。劫。南。木。合。等。官。軍。追。之。不。及。過。拙。墨。河。劫。掠。至。大。元。年。吉。烈。迷。百。戶。乞。失。乞。乃。言。鬼。骨。王。善。奴。欲。降。遣。大。河。沙。者。至。訥。里。干。又。言。烈。迷。人。多。仲。奴。亦。吉。奴。來。言。王。善。奴。泥。英。等。乞。持。刀。甲。與。頭。目。皮。先。吉。奴。來。言。王。善。奴。泥。英。等。乞。皮。以。夏。間。吞。刺。不。魚。出。時。回。還。云。云。貢。異。圓。明。和。尚。延。祐。七。年。六。月。十。三。日。夜。奉。元。整。屋。縣。終。南。景。谷。小。高。山。僧。圓。明。和。尚。就。扶。風。小。負。大。家。糾。合。蘇。子。策。等。五。十。餘。人。各。執。桑。木。笏。持。二。劍。祀。星。斗。為。誓。位。為。皇。帝。呼。萬。歲。圓。明。和。尚。持。二。劍。祀。星。斗。為。誓。年。三。十。七。耀。州。美。原。縣。探。馬。赤。軍。延。祐。七。年。四。月。小。高。山。湫。池。邊。建。禪。菴。誦。經。尋。移。其。母。馮。閨。城。與。

自前漢書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弟廣師皆來菴中蓋坐人來燒香者受戒牒因與
子榮等相識至是誠以七月五日改奉元路舉
其徒言普覺長老和尚上元甲子合坐大位六
二九日扶風縣人告變官軍捕之唐元合提
夜二更欲出山走官軍圍之遂相射鷄鳴時復
菴中七月一日陝西省參政朶里只八史中奉
兵捕賊唐元合藏其母林中與妻妙師及其黨
循秦嶺走久之棄偽印章草內又無粮唐元合
妙師藏林中令人下山探伺消息八月五日午
唐元合困睡官軍追及執妙師等唐元合馳走
日奉元路達魯赤伯顏於白楊平河禽唐元合
伏誅○招捕事不止此是惟取其人名地名及事
與序相干
音入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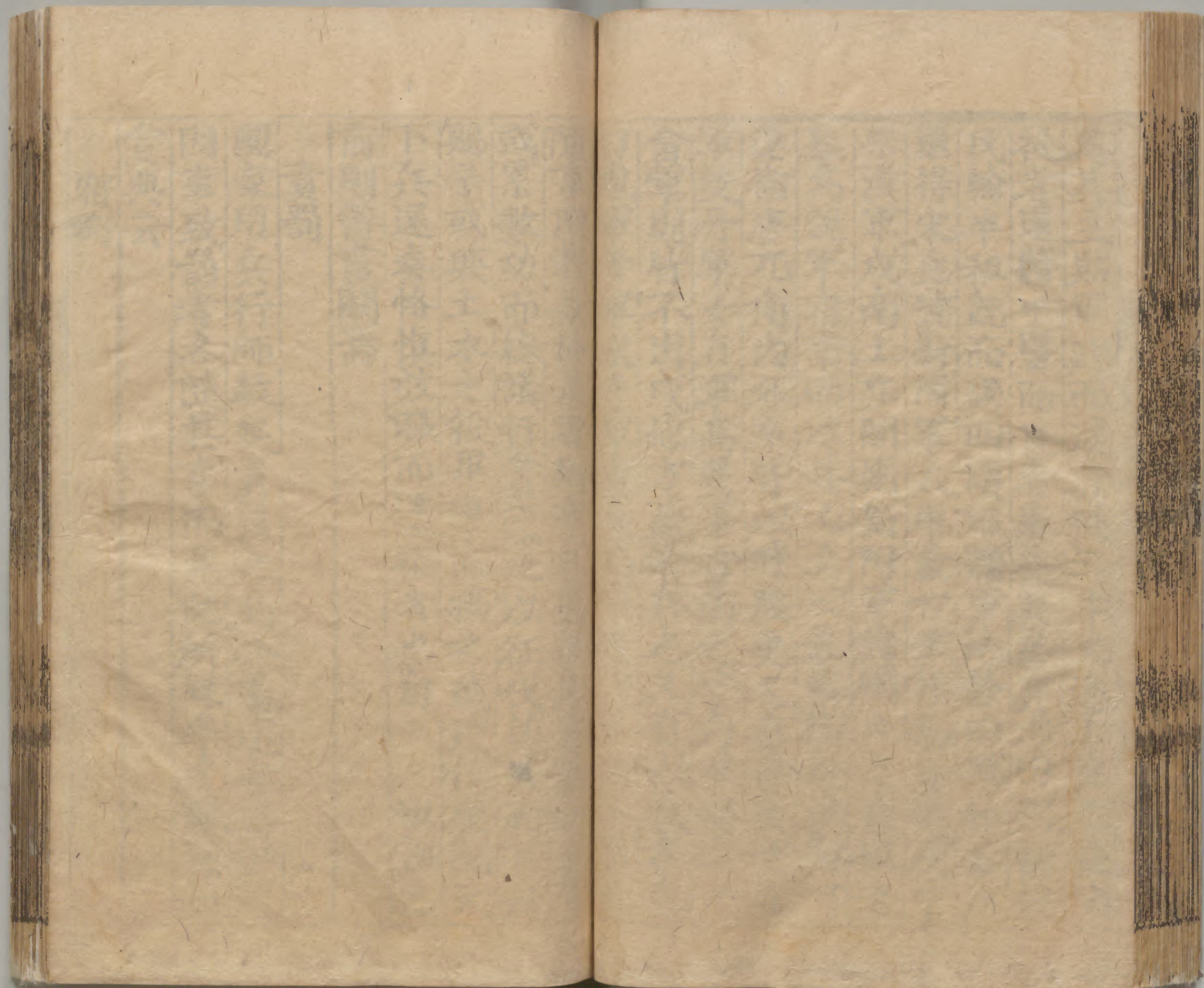
世祖即陳建宮位事侍衛則有左右前後中諸衛
衛設親軍都指揮使外此則萬戶之下置總管千
戶之下置總把百戶之下置彈壓總以樞密院皇
太子兼樞密使節制天下兵方面有警則置行樞
密院事已則廢而移都鎮撫司屬行省命長官一
二人領之萬戶千戶百戶分上中下萬戶佩金虎
符符趺為伏虎形首為明珠而有三珠二珠一珠
之別千戶金符百戶銀符萬戶千戶死陣者子孫
襲爵死病則降一等總把百戶老死萬戶遷他官
皆不得襲是法尋廢今無大小皆世其官獨以罪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四

五十九

去者否號部伍曰翼百戶而下繇散兵官本翼則免其家爲卒他翼者不免千戶而上雖本翼仍不免幕官久次積階至四品得爲千戶而軍士則初有蒙古軍探馬赤軍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則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衆寡盡料爲軍有事則空營帳而出十人爲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鬪下馬則屯聚牧養孩幼稍長又籍之曰漸丁軍旣平中原發民爲卒曰漢軍或以貧富爲甲乙戶出一人曰獨戶軍合二三而出一人則一爲正軍戶餘爲貼軍戶或以男丁論嘗以二十丁出一卒至元七年十丁出一卒又或以戶論二十戶出一卒而限年二十以上者充士卒之家爲富商大賈則又取一人曰餘丁軍至十五年免或取匠爲軍或取諸侯將校子弟充軍曰質子軍又曰秃魯花軍皆多事之際一時之制天下旣平嘗爲軍者定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詐增損丁產者覺則更籍其實而以印印之病死戍所者百日外役次丁丁少者再予五十日死陣者復一年貧不能役則聚而一之曰合併貧乏者老無子者落其籍戶絕者別以民補之奴得縱自便者俾

爲其主貼軍逃而還者復三年又逃者赦之投他
役者還籍中醫而良者奏復其房其土田則初視
民輸半租既而蠲四頃曰贍軍地餘田賦如常法
繼得宋兵號新附軍大率蒙古軍探馬赤軍戍中
原漢軍戍南土亦間廁新附軍諸國人之勇悍者
聚爲親軍宿衛而以其人名曰欽察衛康里衛阿
速衛唐兀衛內外卒皆以時踐更又有遼東之紮
軍契丹軍女直軍高麗軍雲南之寸白軍福建之
會軍則皆不出戍他方蓋鄉兵也又有以技名者
曰砲軍弩軍水手軍應募而集者曰答剌罕軍此



隨事附載見於是者則或已過時追念其功而賞
或累數功而總議行賞或以泛以征伐勞苦而有所
賜予或興土木之役畢車于而犒之或遣使整閱天
下兵還奏恪慎效職而遷擢者也自世祖已
前則簿書闕焉

責罰

國家用兵行師數矣責罰之見於纂述者甚少蓋
因事致罰者各隨其事而見此所錄率多雜罪如
賞典云

宿衛

屬察轅列宮禁曰宿衛軍國有大朝會徧徵諸侯
王入京師之歲所司設廬茨環大內士晝夜居其
中以備非常既朝會則罷之曰圍宿軍 皇帝
祀郊廟幸佛寺躡街清道曰儀仗軍從幸畿甸曰
扈從軍坐帑藏倉庾誰問出入搖鐸警夜以護天
子之良貨賄曰香守軍 皇帝幸上都從留守
大臣以夜鍾時出譙樓下分行國中衢陌察盜賊
至曉曰巡邏軍歲遭繇海至枯水口輸海津倉五
方人全集惡少不逞游警其間出千人彈壓曰鎮
遏軍如上雜載一卷舉一以附其餘曰宿衛類云

屯戍

國初征伐駐兵不常其地視山川險易事機變化
而位置之前却進退無定制及天下平命 宗王
將兵鎮邊徼襟喉之地如和赫雲南回回畏吾
河西遼東揚州之類而
以蒙古軍屯河洛山東據天下腹心漢軍探馬赤
軍戍淮江之南以盡南海而新附軍亦間厠焉蒙
古軍即營以家餘軍歲時踐更皆有成法獨南三
行省不時請移彼置此樞密院必以為初下南時
世祖命伯顏阿木阿塔海阿里海牙阿剌罕與月
兒魯字羅華所議定六十三處兵也不可妄動奏

卻之此其繁也

工役

軍之役土木者率以築都城皇城建郊廟社稷宮殿籍田官府寺舍倉庾治道築隄堰埭壩造橋梁開漕河大祭祀掃除壇壝之類餘則建佛寺起塔樹幡竿脩寺僧之水碾爲大臣築第拽碑石與伐船材斫葦被城上理鹿園黃羊圈百人五十八則樞密院指撝過是則奏問亦給傭直泊糧然第畿內事也外郡則惟脩甘州城且建倉浚咸平府清寇河之游理寧夏浮圖一百又八而已

存恤

國家恤軍士至矣然吏予奪之際亦有文致刻深老朝廷忠厚父亦悉釐正之西其飢賜之糧餉寒給之衣歲荒振其妻子由戰以歸道中有司續食病者療之不幸而死予鈔二十又五貫曰墳瘞錢將校倍之使橐殞行營卒後其同鄉縣人爲卒更代得歸者命負置骸骨其心不既至矣乎始定制卒之陣死者復其家一軍死者半年傷而扶還以斃者比病死樞密院以斃而傷還死營壘中異屯居告終枕席亦與一軍又卒以月朔旦受

糧不幸病死自一不三日... 司復徵入倉廩... 火五人糧曰指除逃去者亦俸指其日徵之如上
法在位者妻上言非便乞無多寡盡賜以買棺又
官吏病滿告百日報罷其破月俸米過其月五日
者亦仍給之又其比也事下版曹執舊比不變廟
堂不聽卒免遠戍病死者破月糧而逃者徵如故
不既忠厚乎至元十五年八月存恤半軍
攻戰放傷還營致死難同乞君病二合從陣亡
存恤至治元年六月龍興副萬戶王武德言廣
身死軍追治軍士照身死在逃月日食用不盡
言開除軍士照身死在逃月日食用不盡

鹽府根用抄望死下便乞失所今無問多寡盡
鹽之根用抄望死下便乞失所今無問多寡盡
將已灼等自本破月初九日作門下數日復身死
軍糧肉各軍破月初九日作門下數日復身死
綱支過俸米除伏觀省部欲還官外標支過日俸
送如戶部講身死初五日回部已下米糶數免都
如無令所管頭目及逃軍已下米糶數免都
以所擬未當再下本却遠行依上故支過口糧
既已管月隨用若令除如不納若因時虛搭捏合
糧仍令隨政
廉訪司

兵雜錄

兵雜錄者其所以錄之之意義見總序此其事

屯田

國家平中原下江荆楚堅城大敵曠日不能下則
 困兵屯田耕且戰為居久計當時無文籍以誌制
 度之詳不可考既一泐內舉行不廢內則樞密院
 各衛皆隨營地立屯軍食悉仰足焉外則行省州
 郡亦以便利置屯甘肅瓜沙河南之勺陂洪澤皆
 因古制以盡地利雲南八峯海南海北本非立屯
 之地欲因之置軍旅於蠻夷腹心以控扼之也其
 如秦陝西四川等或以地所宜或為邊計慮至周
 密法甚美矣其置立之由增損之制收穫之數賞

罰之規悉具左方

樞密院折轄
 一左衛屯東安州屯永清縣軍二千
 一右衛屯永清縣軍二千
 一前衛屯永清縣軍二千
 一後衛屯永清縣軍二千
 一中衛屯永清縣軍二千
 一左翼屯永清縣軍二千
 一右翼屯永清縣軍二千
 一前翼屯永清縣軍二千
 一後翼屯永清縣軍二千
 一中翼屯永清縣軍二千
 一左哨屯永清縣軍二千
 一右哨屯永清縣軍二千
 一前哨屯永清縣軍二千
 一後哨屯永清縣軍二千
 一中哨屯永清縣軍二千
 一左衛屯永清縣軍二千
 一右衛屯永清縣軍二千
 一前衛屯永清縣軍二千
 一後衛屯永清縣軍二千
 一中衛屯永清縣軍二千
 一左翼屯永清縣軍二千
 一右翼屯永清縣軍二千
 一前翼屯永清縣軍二千
 一後翼屯永清縣軍二千
 一中翼屯永清縣軍二千
 一左哨屯永清縣軍二千
 一右哨屯永清縣軍二千
 一前哨屯永清縣軍二千
 一後哨屯永清縣軍二千
 一中哨屯永清縣軍二千

慶田 都 十 青 田 金 青 宗 之 戶 頃 十 橋
五 六 頃 〇 府 孝 百 慶 城 馬 二 廣 城 戶 萬 〇 四 五 二 〇
百 頃 〇 營 屯 底 戶 之 二 五 十 安 陶 田 戶 州 百 路 宣 保
六 〇 屯 府 產 鄉 田 大 百 百 六 萬 頃 四 翼 北 二 萬 他 寧
十 頃 手 萬 之 三 二 獨 二 六 頃 戶 崇 十 屯 頃 十 六 縣 軍
戶 慶 萬 戶 青 百 百 鐘 十 十 〇 府 慶 二 崇 立 頃 府 碼 屯 〇 千
田 軍 戶 府 城 四 三 孝 戶 戶 保 屯 之 頃 慶 屯 〇 屯 〇 千
光 屯 府 屯 溫 十 頃 威 田 田 寧 崇 大 〇 州 三 雙 三 庄 一
十 百 屯 青 江 戶 〇 縣 三 七 萬 慶 湖 河 義 百 路 淮 屯 〇 百
八 源 青 城 縣 田 興 淮 十 十 戶 之 頃 東 興 五 萬 中 二 戶
〇 之 頃 崇 八 五 元 之 八 五 府 七 千 頃 鄉 十 戶 塘 百 田
〇 義 縣 慶 百 十 金 青 頃 頃 屯 贊 二 四 州 戶 〇 〇 〇
平 興 墓 一 二 六 州 城 〇 〇 崇 頃 百 萬 木 田 屯 市 田 百
陽 鄉 九 千 十 頃 萬 縣 五 叙 慶 立 戶 戶 園 五 崇 立 四 十
軍 江 鄉 戶 戶 〇 戶 之 路 州 州 屯 府 立 十 慶 屯 十 八
屯 源 九 田 田 隨 府 懷 萬 萬 晉 百 二 屯 屯 六 州 千 一 頃
青 之 十 百 百 路 屯 仁 戶 戶 源 五 百 灌 二 頃 數 二 頃 〇
城 將 戶 二 六 八 晉 鄉 府 府 縣 十 八 州 百 〇 興 百 〇 〇
大 軍 田 十 十 萬 源 千 屯 屯 之 戶 頃 之 九 成 葉 戶 重

戶 路 紹 頃 軍 立 戶 双 路 千 曲 七 一 九 戶 二 提 七 千
〇 屯 慶 〇 五 屯 屯 〇 屯 双 靖 百 百 戶 民 萬 舉 十 田
重 五 路 叙 千 四 立 烏 遠 〇 屯 九 八 民 百 二 司 頃 四 百
慶 千 屯 州 田 百 於 蒙 水 烏 曲 戶 十 一 戶 千 屯 百
路 戶 九 屯 一 七 烏 屯 州 徽 靖 民 戶 千 田 一 高 麗 屯
屯 潼 十 長 千 十 蒙 軍 立 屯 滋 四 田 一 一 百 金 三 嶺 十
二 川 一 寧 二 〇 七 屯 軍 江 千 六 百 千 五 嶺 十
千 屯 戶 軍 百 〇 羅 百 二 百 屯 一 百 六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五 一 〇 富 五 高 羅 戶 千 一 德 百 四 百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百 千 嘉 順 十 蒙 新 田 四 十 三 戶 十 七 威 嶺 六 田 每 寧
戶 四 定 州 頃 屯 屯 三 百 戶 路 田 八 屯 葉 原 五 一 屯 二
〇 百 路 立 四 會 千 八 民 立 二 〇 一 軍 路 戶 百 五 國
成 戶 屯 屯 川 通 七 十 八 屯 萬 〇 百 民 屯 民 六 百 州
都 〇 十 四 建 百 戶 十 萬 二 中 双 屯 軍 三 十 人 等 十
路 慶 二 千 十 廣 昌 八 田 六 一 千 慶 〇 軍 一 千 五 十
屯 路 四 七 元 會 十 五 戶 千 五 軍 武 三 百 七 双 雲 南 威 德
百 屯 〇 百 戶 路 川 双 千 〇 戶 百 民 定 百 五 百 〇 大
三 五 頃 戶 田 屯 德 梁 一 臨 田 双 屯 路 九 十 戶 大
十 之 〇 九 八 昌 千 百 安 九 〇 軍 七 十 二 田 理

三九十一十六十九
初白土舉子平六十五
廣安萬戶府屯新明立屯廣
雷八千三百八十二頭
屯上浪忠州香留水口頭
屯百四十頃○街州屯街
符武崗之白金五屯街五
戶田青化永州之烏田

驛傳

國家驛傳之制有府寺通政院兵部有符節驛圓

聖旨有次舍有供頓馬車驛傳之在漢地者兵

部領之在北地者注以通政院郡邑之都會道路

之衝要則設脫脫禾孫之官以檢使客防姦非驛

各有主者以典其事此其府事使者銜密命以出

或急遽不能待有司文移則典瑞院徑自御前

出金字圓符付之即佩以行次有銀字者以常事

遣則省部給御寶聖旨水行者給船劄此其符

節驛中有堂有室有庖湑兩驛相距道脩則道半

別置官舍以憇號邀驛此其次舍使者宿驛中則

給米洎酒各一升麪洎肉各一斤曰全食不宿而

遇者給半食冬之炭夏之冰雨之製備焉僕從予

與他不給陸行馬微者或給驢閩廣馬少或代以

牛水行舟山行輜勸者給卧輜綱運以車馬直險

則丁夫負荷遼海以犬豕小輿載使者行冰上此

其供頓其馬舟車之數... 民之役驛中者復其地... 出馬供使客馬死輒買... 貧不能為役別取可者... 館人擇善馬囊橐重不... 斃者皆有罪此又其事... 師者曰會同館而綱運... 使臣日支肉一斤... 十月奉旨驛傳勿給... 按五十七使臣無急... 京等路鋪馬疲勞擬... 今後隨路鋪馬疲勞... 給馬後隨路鋪馬疲勞...

十日免日支炭五斤... 元二年中書兵刑部... 天行定德興等路使... 省行下各與今後使... 不立驛站之與今後... 諸路驛站至元改... 管驛路驛站至元改... 一管驛路驛站至元... 各驛路驛站至元改... 日之驛路驛站至元... 墨印之驛路驛站至... 守官之驛路驛站至... 物之驛路驛站至元... 台之驛路驛站至元... 省之驛路驛站至元... 石之驛路驛站至元... 石之驛路驛站至元...

善之每戶乞振... 官... 用

弓手

中統五年驗鄰邑民衆寡豐馬步弓手夜遊邏禁
人出違者有罪皆以防盜也而京師南北兩兵馬
司各至千人郡邑相拒遠村落有邸舍可居停者
亦置之每百戶取中產者一人以充盜發期一月
獲不獲期兩月三月不獲則答之至再至三則答
加多官有綱運若流徙者至則執兵仗導從以轉
相授受外此則不敢役一專其求盜職也中統五
步弓手驗民戶多少置額其夜禁之法一更三點

急速來病產育之類不拘此違者答二十七下
官者七下續州縣相離遠處其間五十七十里所
村店及不在五十七里者設巡防弓手關津渡口
設盜官領之有盜則去三限盤捉每限一月一
捕獲強盜一十七下竊盜七下兩限強盜一月一
不獲強盜一十七下竊盜七下兩限強盜一月一
十中三限強盜一十七下竊盜七下兩限強盜一月一
御史臺呈除捕盜防轉外不得差占今定六年南
設一史臺呈除捕盜防轉外不得差占今定六年南
馬指揮使司一百名比兼七百九十五人南
閩廂巡檢司二千名比兼七百九十五人南
東閩廂巡檢司二千名比兼七百九十五人南
百九十九人上
百二
百二
百二

急遞鋪

轉送朝廷及方面及鄰邑文書往來十里或十五

里二十五里設一急遞鋪十鋪設一郵長鋪設卒
五人文書至則紀于曆規早晏標至時于封因以
緝囊貯而版夾之又裹以小漆絹卒腰革帶帶懸
鈴手槍挾襖賣文書以行夜則持火炬焉道狹
車馬者負荷者聞鈴則遙避諸旁夜亦以驚虎狼
不苦又響及所之鋪則鋪人出以俟其至囊版以
護文書不破碎不裝積摺小漆絹襖以禦雨雪
不濡濕槍以備不虞所之鋪得之又展轉以去定
制一晝夜走四百里郵長治其稽滯者郡邑官復
督察加詳焉而勤惰有賞罰京師則設總急遞鋪

提領所秩九品銅印官三員又有號牌鎖匣印帖
長引隔眼之法可謂密矣
兵一千一百八十八戶北道左院花園至赤城
十嶺四鋪每鋪二十里東道大興縣八鋪至涿
澤畔鋪十鋪一百一十里西道宛平縣八鋪至
中統元年五月令隨處官司直接至朝省海鋪
至本路宣撫司直轄至朝省海鋪
刻傳遞官置簿付鋪遇有文轉送人取鋪字
收時刻還鋪本縣以時復照刷舊長老寸罪其
縣官刻給袋封記以牌書號長五寸關一其文
分錄別題號字書號邊開急速公遣用匣子封
上重四寸高三寸黑油紅字書號以刻其匣
尺闊四寸須管一尺內傳遞三鋪以燕京文為
傳遞文十字須管一尺內傳遞三鋪以燕京文為
北寧鋪一十里計行鋪計十里五里二德年四月
里一鋪一十里計行鋪計十里五里二德年四月

得私自夾帶一毫物件轉送七月就舖以傳
鑾遺棄委州縣末微授調行月
舖司一年二名堂以文磨振遺失
本軟繪八鋪下舖文交割附曆
四時百列并鋪中什物及有無
明曆九鋪年左各備夾祖立福
不院議更為奉通百令老成議
史佳宜改奉通百令老成議
字不分緩急一畫夜行至百
裏青囊盛之盛急畫夜行至百
表布裏大白囊盛急畫夜行至百
一表布裏大白囊盛急畫夜行至百
負大德四年書和使臣順帶司
處轉遞文書和使臣順帶司
公籍文有司史兵部謹交承兩州
縣籍文有司史兵部謹交承兩州

鐘舖公往來等處視務要修置舍什物宗儀除
管舖公往來等處視務要修置舍什物宗儀除
印帖長引白障眼於上明寫件散踐行日
各名郵長各夫題標寫發調官依期下
署押文素報各日訪司照刷各鋪滯
附寫不素報各日訪司照刷各鋪滯
呈替罷行移究治籍記姓名一歲
犯替罷行移究治籍記姓名一歲
累無替罷行移究治籍記姓名一歲
即從便先補者

祇從之徒出入訶喝左右指使者也總以首領副
以面前猶古首面也從在京諸司者給食錢而省
一部樞密院御史臺者積勞得除任官外郡者免

自月文原

其雜筭役腹內地取於輸四兩包銀三兩方則以
徵稅三米三石之家充是皆庶人之在官者也其
額視官府崇卑事務繁簡而多寡之出額冒居逐
去又有守狴犴防囚徒者曰禁子追呼保任逮捕
者曰曳刺附焉

鷹隼捕獵

國制曰 御位及諸王皆有昔寶赤蓋鷹入也及
一天下又設捕獵戶皆俾致鮮食以薦 宗廟供
天庖齒革羽毛以備用而立制加詳地有禁取有
時違者罪之冬春之交 天子或親幸近郊縱

鷹隼搏擊以四游豫之度曰飛放故類鷹房捕獵

四卷夫獵殺事也而 列聖之仁政存其間殺

胎者有禁殺郊者有禁歲飢而盜獵禁地者赦至

皇慶間有司奏出幸時至我 仁廟以穀不熟

民困曰朕不飛放且勅諸王位昔寶赤皆不聽出

鳴呼萬世之下其永法之哉 乙未年

鷹隼搏擊以四游豫之度曰飛放故類鷹房捕獵
四卷夫獵殺事也而 列聖之仁政存其間殺
胎者有禁殺郊者有禁歲飢而盜獵禁地者赦至
皇慶間有司奏出幸時至我 仁廟以穀不熟
民困曰朕不飛放且勅諸王位昔寶赤皆不聽出
鳴呼萬世之下其永法之哉 乙未年

三賊次之淫貪之作始於自欺故詐偽次之偽生於心徵於詞氣故訴訟次之辭窮則鬪氣暴則鬪鬪鬪毆殺傷次之庶獄備矣庶慎興焉示為法者禁罔民也故禁令雜犯次之知禁者罪可遠觸禁者罪不可逃故捕亡次之君子立法之制嚴用法之情慤無求民於死寧求民於生故恤刑平反赦宥又次之至於終之以獄空則辟以止辟之效成刑期無刑之德至矣此其為序如是槩而論其為書則固五典之法書也治典非憲無以明黜陟賦非憲無以容出內禮典非憲無以敬教脩其典非憲無以律驕益工典非憲無以懲濫惡其事散殊其法周密故必隨事以分類隨類以表年綱以著其約目以致其詳初若因目以立綱久乃從綱而知目綱舉目張吏易遵行民易趨避而是書之體用庶乎其為得矣綱之所不能該目之所不能悉則有附錄焉作憲典總序

名例篇

名例者古律舊文也五刑五服十惡八議咸在焉政有沿革法有變更是數者之目弗可改也傳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作名例篇第一

五刑

國初立法以來有笞杖徒流死之制即後世之五刑也九七下至五十七用笞九六十七至一百七用杖徒之法徒一年杖六十七一年半杖七十七二年杖八十七三年杖九十七三年杖一百七此以杖麗徒者也鹽徒盜賊既決而又錄之使居役也數用七者考之建元以前斷獄皆用成數今匿稅者笞五十犯私鹽茶者杖七十私宰牛馬者杖一百舊法猶有存者大德

中刑部尚書王約數上言國朝用刑元始

笞杖十減其三故笞一十減為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當又加十也議者憚於變更其事遂寢流則南之遷者之北北之遷者之南大率如是至於死刑有斬無絞蓋嘗論之絞斬相去不至懸絕鈞為死也特有殊不殊之分耳然已從降殺一等論令斬首之降即為杖一百七籍流猶有幸不至死之理烏辱仁哉

五服

昔者先王因親立教以道民厚由是服制
興焉法家者用之以定輕重其來尚矣然
有以服論而從重者諸殺傷姦私是也有
以服論而從輕者諸盜同屬財是也大要
不越於禮與情而已服重則禮嚴故悖禮
之至從重典服近則情親故原情之至從
愆法知斯二者則知以服制刑之意矣國
家初得天下服制未行大德八年飭中外
官吏喪其親三年至治以來通制成書乃
著五服於令嗟夫先王所以正倫理明等
威辨疏戚別嫌疑豈不大於是也豈特爲法
家者設哉

十惡

人之罪無大於十惡者矣王法之所必誅
也故歷代之律著之首篇國家任子之法
舉人之條皆曰不犯十惡者始得預列嗟
夫之二者之選豈必其人有是惡而後絕
之哉言不犯者意其必無也意其必無而
猶慎之知人之難也

八議

八議者先王用法忠厚之至情也故自周
官至於唐律具載之國家待國人異色目
待世族異庶人其有大勲勞於王室者則
固當有九死無與之賜十世猶宥之恩歟
若夫官由制授者必聞奏而論罪罰從吏
議者許功過之相贖豈非八議之遺意乎
故仍古律舊文特著于篇以俟議法之君子

衛禁篇

人君一身天地民物之所寄宗廟社稷之所託故
君門九重出警入蹕非自衛也所繫重焉國家整
基淳德與下乘輿行幸歲以為常起居緝衽履
番直亦既周且慎矣 今上皇帝入正大統內嚴
管鑰外肅輦轂侍正置府通籍制符其為長治久
安之策所以幸萬世者豈過計哉勅時幾弭奸惡
作衛禁篇第二

職制篇

日月運四時行法度彰百官理至元班祿以來常
任則有省部諸院準人則有臺臣憲司立民長伯
則總而方鎮分而郡縣以及府兵伐閱之世襲官
邸湯沐之樹筵星列而幕布焉居積典守有官工

肆視成有官河有防賦有漕驛有置冠蓋往來則
有王人之銜命岳牧之移委受事既殊隨事為令
其間禦暴而司平則捕盜典獄專庀厥司是故國
中共守者曰總例則揭之化外羈縻者用輕典則
傳之於是職制備矣嗚呼人君之遇臣下豈務恃
法哉由夫才譎之不齊資踐之雜進然後罪列公
私賊論多寡而風紀之責望日益重矣定官箴謹
侯度作職制篇第三

祭令篇

國有大事祀其一焉我朝稽古禋祀郊禘是禋澤
日集執事官朝堂讀誓誠以徇朝服再拜聽受而
退祭之日御史二人服其薦冠以莅之外而郡邑
通祀部使者糾之如御史於是承事者罔敢不敬
質神明壹臣志作祭令篇第四

學規篇

法至於學規輕之至者也而至重焉

太宗皇帝始為國都學規

世祖皇帝廣為國子學規

學規夫法不從吏議而出

王化厲士節作學規卷第五

今上皇帝親為王宮
聖裁重之至矣乎本

軍律篇

國家經武者定四方師律尚矣廟筭之折衝將略
之制勝固非言之所可傳者惟夫仁義節制並行
當時載之簡書有可徵焉績戎功奮武衛作軍律
篇第六

戶婚篇

井田廢而廉讓之道缺爭效之俗興民無恒居田
無恒主婚姻不以其時而獄訟作矣教化不足然
後制之以刑而非得已也法常與原人情作戶婚
篇第七

食貨篇

治財之道厚民為本民者財之府財者民之命也
故治財者先義而後利教民順先利而後義教民
爭故治財者先民而後國國常富先國而後民國
常貧治財而有刑所以防姦欺制期程非治財之
本也作食貨篇第八

大惡篇

天地之道至仁而已國以仁固家以仁和故國不
仁則君臣疑家不仁則父子離父子離無所不至
矣君臣疑亦無所不至矣故易著履霜之戒孟子

有仁義之對審哉幾乎去仁惡足為國家哉作大
惡篇第九

姦非篇

王化始於閭門故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
桑間濮上之音作則男女相奔強暴相陵尊卑無
別而上下失序矣文武道在施之則行古者聖人
以禮防民制刑以輔其不及後世因之作姦非篇

第十

盜賊篇

夫盜賊豈人情哉或迫於飢寒或驅於苛政或誅
於誘脅出於不得已者常八九至於白晝攫金
於市略人以為貨皆有言不能其政所致使人人
各得其所烏有盜賊哉作盜賊篇第十一

詐偽篇

霸代王而淳朴散利勝義而詐偽生其來亦久矣
夫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
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明王道辨義利
崇廉恥固去詐去偽之本然刑者聖人有不能廢
也作詐偽篇第十二

誣訟篇

易著訟卦書稱訟則雖五帝三王之世不能無訟人有不平形之於訟情也然至於誣人以訟謂之情可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無訟聖人所難也然郡縣得一賢守宰苟能行之以道雖無訟可也作訴訟篇第十三

鬪毆篇

古者父母之讐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游之讐不同國居父母兄弟朋友之讐止如是後世一言睚眦輒起而鬪鬪而至於傷至於殺其有司之政不舉風俗之日偷且薄可見已甚而食祿共位比有事主爭豪駿利即攘臂相向飛文相抵所以令於下者皆自上犯之欲以化民得乎懲將來監已往作鬪毆篇第十四

殺傷篇

禍而至於殺人極矣然情有謀故誤戲之異而罰亦有死杖流贖之殊研之窮之審之覆之古人所以深致慎焉者哀民死之易而生之難也敬之敬之母淫於刑哉作殺傷篇第十五

禁令篇

戒之使避曰禁示之使從曰令一禁一令各專一

事無所統該故上自朝廷下逮倡優走賤莫不備列使人知所避嚮而遠於罪作禁令篇第十六

雜犯篇

人之犯名義觸刑辟不可以一途盡不可以一類求因其已然制於未然作雜犯篇第十七

捕亡篇

凡囚之在獄而亡在流而亡軍士之臨陣而亡舉家而亡奴婢之背主而亡凡有罪而在亡者捕之各有律作捕亡篇第十八

恤刑篇

不教而民從之上也以身教之也教之而後從次也以言教之也不教而強之從下也既不能以身又不能以言而以威迫之也迫之而猶有弗從者焉乃從而刑之刑之而當罪民固無憾又從而虐之苦之誣之抑之飢而不為之食寒而不為之衣疾而不為之藥有罪無罪同歸於非命而死不亦大可哀乎故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作恤刑篇第十九

平反篇

天下之至窮其惟冤獄乎于天和傷王化莫此為

甚故或三年而致旱或六月而飛霜此于定國雋
不疑之徒日以平反爲務而子孫世食其報也夫
平反有司之職也宜不待賞勸而爲之者而國家
慎之重之著于賞令作平反篇第二十

赦宥篇

赦宥者權事之宜可也 列聖以來或以初政更
新或以大禮行慶或以採災卹眚或以懷遠招携
事既不同赦亦有異至於釋京畿繫囚則或以特
赦或以佛事有司徃徃以罪輕而疑者應之然所
釋有數故又有幸不幸存焉本忠厚示欽恤作赦

宥篇第二十一

獄空篇

傳曰刑期于無刑又曰必也使無訟乎無訟斯無
刑矣雖聖人爲政不能不爲之刑所貴刑措而不
用耳是故獄空者化行俗美無訟而獄空者上也
有司廉明隨事裁決而獄空者次也苟不得其上
得其次斯亦可矣今所紀獄空內自京畿外止山
東河北諸郡天下獄空未必止此有司載之弗能
詳也嗚呼彼獄空者其無刑乎其無訟乎使天下
皆得賢有司致此非難也作獄空篇第二十二

附錄序

憲典之有附錄何讓法者有沿革之不倫建言者
有作輟之不一載之則非今日之循行削之則沒
一代之典故於是事可入例者錄於前事難徧舉
者附於後至於用罰之重輕有上下之比附論人
之淑慝有始終之異同善惡之彰瘴枉直之舉錯
具存於是而公論自著焉此附錄之所由作也嗟
夫治具百端性初一致齊其末唯見其略揣其本
不勝其煩有志德禮之君子尚監于茲哉

工典總叙

有國家者重民力節國用是以百工之事尚儉朴
而貴適時用戒奢縱而慮傷人心安危興亡之機
係焉故不可不慎也六官之分工居其一請備事
而書之一曰宮苑朝廷崇高正名定分苑囿之作以
宴以怡次二曰官府百官有司大小相承各有次
舍以奉其職次三曰倉庫貢賦之入出納有恒慎
其蓋藏有司之事次四曰城郭建邦設都有禦有
禁都鄙之章君子是正次五曰橋梁川陸之通以
利行者君子為政力不虛捐次六曰河渠四方萬
國達於京師鑿渠通舟輸載克敏次七曰郊廟辨

方正位以建皇都郊廟祠祀爰奠其所次八曰僧
寺坐乾之祠為惠為慈曰可福民寧不崇之次九
曰道宮老上清淨流為禱祈有觀有宮有垣有祠
次十曰廬帳廬帳之作比於宮室于野于處禁衛
斯飭次十一曰兵器時既治平乃韜甲兵備于不
虞庀工有程次十二曰鹵簿國有大禮鹵簿斯設
儀繁物華萬夫就列次十三曰玉工次十四曰金
工次十五曰木工次十六曰搏埴之工次十七曰
石工天降大府以足民用貴賤殊制法度見焉次
十八曰絲枲之工次十九曰皮工次二十曰氈罽
之工服用之備有絲有枲有皮有毛各精厥能次
二十一曰畫塑之工次二十二曰諸匠像設之精
締繪之文百技效能各有其屬

宮苑

國家龍飛朔土始於和寧營萬安諸宮及定鼎幽
燕乃大建朝廷城郭宗廟宮室官府庫廩大內在
國都之中以朝群臣來萬方又以開平為上都夏
行幸則至焉制度差矣中都建於至大間後亦希
幸其它游觀之所離宮別館奢不踰侈儉而中度
可考而見焉

官府

國家設官分職則各有聽政之所故自省臺院部下而府司寺監以及平外郡有司雖室宇之崇卑不等然其聽事之設施與夫史胥之按牘咸具其所而上下之等辨矣

倉庫

國之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我朝倉庫之制以北則有上都宣德諸處自都而南則通州河西務御河及外郡常平諸倉以至甘州有倉鹽茶有局所供億京師賑恤黎元者其措置之方可謂至矣

城郭

國家建元之初卜宅于燕因金故都時方經營中原未暇建城郭厥後人物繁夥隘不足以容廼經營舊城東北而定鼎焉於是堦堞之崇樓櫓之雄池隍之浚高深中度勢成金湯而後上都中都諸城咸倣此而建焉

橋梁

都城初建庶事草創其內外橋梁皆架木為之而覆以土凡一百五十六至大德間年深木朽有司以為言改修用石都水監計料工部應付工物委

官董工修理然後人無病涉之患

河渠

太史公河渠一書所以載水利者甚悉蓋水雖能為害然人得其疏導蓄泄之方以順其潤下之性則為利亦大矣國家定都幽燕上決白浮雙塔諸水導之為通惠河以濟漕運又為之立牐壩以節其盈涸舟楫既通而京師無告乏之弊至導渾河疏灤水而武清平灤無沒溺之患浚治河障滹沱而真定免決囓之虞開會通于臨清以通南北之實疏陝西之三白以溉關中之田泄江湖之淫潦立捍海之橫塘而滄右之民免壅溺之憂害既除利以興作河渠

郊廟

祀國之大事也故有國者必先立郊廟而社稷繼之我朝既遵古制而又有影堂焉有燒飯之院焉所以致其孝誠也至如祀孔子為宣聖太公為武成推而至於三皇亦咸為之廟食若太史司天之有臺城隍嶽瀆之有祠意則又至矣夫

僧寺

六三自六十八 八國朝文類卷四十一 五

自佛法入中國為世所重而梵宇遍天下至我朝
尤加崇敬室宮制度咸如帝王居而侈麗過之或
賜以內帑或給之官幣雖所費不貲而莫與之較
故其薨棟連接簷宇層飛金碧炫耀亘古莫及吁
亦盛矣哉

道宮

老子之道以無為宗虛為祖知雄白而守雌黑故
能柔強勝堅安危平險大下莫能賔萬物不敢臣
執是為右契以御天下而天下莫之先舉世崇尚
為之築宮室立臺榭固非一日其教雖有正一全
真大道之殊而我朝尊寵之隆則與釋氏並乃若
琳宇之穹崇璇宮之宏邃皆出於國家經費而莫
之靳亦豈其道非常之所致歟

廬帳

我朝居朔方其俗逐水草無常居故為穹廬以便
移徙後雖定邦邑建宮室而行幸上都春秋往返
跋涉山川遂乃因故俗為帳殿房車以便行李其
不欲興土木以勞民之意亦仁矣哉

兵器

居安慮危有國之大戒安不忘戰有備則無患也

故兵雖凶器而不可一日廢我朝承平日久四海晏然兵器似非所急者而弓弩戈甲之制歲為常貢率有定數其制作之工鋒刃犀利視苟安忘戰口不言兵器械不精以卒與敵者蓋不侔矣

鹵簿

乘輿之出入有大駕法駕其儀衛森嚴警蹕清道非以自奉也所以敬神明嚴祖宗也豈直為觀美哉

玉工

中統二年勅從和林白八里及諸路金玉碼碯諸

工三千餘戶於大都立金玉局至元十一戶陞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掌造玉冊璽章御用金玉珠寶衣冠束帶器用几榻及后宮首飾九賜賚頒上命然後製之

金工

攻金之工以鍛鍊為職器以適用而等威之辨實行乎其間若符印以示信也而印鈕之制則有龍獸駝龜之別銀銅錐異而又有三臺二臺之辨焉符牌之分金因也而有二珠雙單之異如此而后品秩之崇較然有不可紊者矣其它如

祭器以致敬銅人以驗鍼灸步占之渾儀沙門之
佛像與凡器用之需莫不取給焉故雜造有府器
物有局又立民匠總之其制度亦詳矣哉

木工

木工之名則一而其藝有大小如營建宮室則大
木之職也若舟車以濟不通几桯以適用此皆小
木之爲也故鑿匠有局繕工有司民匠雜造之有
府歲爲定制以備用焉

搏埴之工

埴埴小藝也而其用至要宮室以蔽風雨而甍殿
是需故爲窯場以埴埴之埴埴之而所用備矣

石工

夫石之爲物其理麤其質堅故琢磨之工倍於玉
而我朝攻石之工製以花卉鳥獸之像作爲器用
則務極其精巧云

絲綵之工

國朝治絲之工始自甲戌年間有史道安者精於
其藝遂以御衣尚衣同爲三局高麗諸工亦立局
焉如異樣綾錦紗羅三提舉司又置府以總之其
大都等路諸色民匠及大都入匠隨路諸色民匠

又各立府以督之其外道行省諸局雖不與此如
御用諸王衆用者亦各有差常課之外不時之需
謂之橫造然其染夏之工織造之制刺繡之文咸
極其精緻焉

皮工

製皮爲衣以禦寒也而大祀之用禮不可廢我朝
起朔方都幽燕皆苦寒之地故皮服之需尤急乃
設爲寺監司局以專掌之而其柔治之方裁製之
巧則又非昔人之所及也

皂屬

皂屬之用至廣也故以之蒙車馬以之藉地爲而
鋪設障蔽之需咸以之故諸司寺監歲有定製以
給用焉

畫塑

繪事後素此畫之序也而織以成像宛然如生有
非采色塗抹所能及者以土像形又其次焉然後
知工人之巧有奪造化之妙者矣

諸匠

國家初定中夏制作有程乃鳩天下之工聚之京
師分類置局以考其程度而給之食復其戶使得

以專於其藝故我朝諸工制作精巧咸勝往昔矣

皇朝文獻通考卷四十三

非考

皇朝文獻通考卷四十三

畫壁 第四十二

余田課

皇朝文獻通考卷四十三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三

雜著

四經序錄 易書詩春秋

吳澂

易伏羲之易昔在皇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當是時易有圖而無書也後聖因之作連山作歸藏作周易雖一本諸伏羲之圖而其取用蓋各不同焉三易既亡其二而周易獨存世儒誦習知有周易而已伏羲之圖鮮或傳授而淪落于方伎家雖其說具見於夫子之繫辭說卦而讀者莫之察也至宋邵子始得而發揮之於是人乃知有

伏羲之易而學易者不斷自文王周公始也今於
易之一經首揭此圖冠於經端以爲伏羲之易而
後以三易繼之蓋欲使夫學者知易之本原不至
尋流逐末而昧其所自云爾

連山夏之易周禮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
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或曰
神農作連山夏因之以其首艮故曰連山今亡
歸藏商之易子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
徵也吾得坤乾焉說者以坤乾爲歸藏或曰黃帝
作歸藏商因之以其首坤故曰歸藏今亡

周易上下經二篇文王周公作彖象繫辭上下文
言說卦序卦雜卦傳十篇夫子作秦焚書周易以
占筮獨存漢志易十二篇蓋經二傳十也自魏晉
諸儒分彖象文言入經而易非古注疏傳誦者苟
且仍循以逮於今宋東萊先生呂氏始考之以復
其舊而朱子因之第其文字闕衍謬誤未悉正也
故今重加修訂視舊本頗爲精善雖於大義不能
有所損益而於羽翼遺經亦不爲無小補云
書二十八篇漢伏生所口授者所謂今文書也伏
生故爲秦博士焚書時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

漢定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以教授於齊魯之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欲召生時年九十餘矣不能行詔太常遣掌故晁錯往受之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夫此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晁錯以意屬讀者也其間闕誤顛倒固多然不害其為古書也漢魏數百年間諸儒所治不過此爾當時以應二十八宿蓋不知二十八篇之外猶有書也東晉元帝時有豫章內史梅賾多伏生書二十五篇稱為

孔氏壁中古文鄭冲授之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從柳得之以授咸曹曹授梅賾賾遂奏上其書今攷傳記所引古書在二十五篇之內者鄭玄趙岐韋昭王肅杜預輩並指為逸書則是漢魏晉初諸儒曾未之見也故今特出伏氏二十八篇如舊以為漢儒所傳確然可信而晉世晚出之書別見于後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書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所謂古文書也書有今文古文之異何哉晁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恭王壞孔

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書科斗者倉頡所製之
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中真古文書不傳後有張
霸偽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六禹謨益稷五子之
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
旅獒囹命二十四篇目為古文書漢藝文志云尚
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即伏生
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偽秦誓一篇也古
經十六卷者即張霸偽古文書二十四篇也漢儒
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偽秦誓共二十九篇爾張霸
偽古文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
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山山則凡傳記所引書語
注家指為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
依於理比張霸偽書愈絕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
為三十三雜以新土之書此為五十八篇并書序
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為真孔
壁所藏也唐初諸世大小夏侯歐陽
廢不復行惟此孔書既與梅賾所增
言雖難盡通然其為上古之書無疑梅

讀所增二十五篇蓋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參參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此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氏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聲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為一體其亦難言矣朱子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所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似後漢末人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為名耳又曰孔傳並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偽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於爾雅也夫以吳氏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顧澂何敢質斯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為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味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為卷末以別於吳氏之書而小序各冠篇首

者復合爲一以實其後孔氏序亦并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激之言也聞之先儒云爾

詩風雅頌凡三百十一篇皆古之樂章六篇無辭者笙詩也舊蓋有譜以記其音節而今亡其三百五篇則歌辭也樂有八物人聲爲貴故樂有歌歌有辭鄉樂之歌曰風其詩乃國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辭人心自然之樂也故先王采以入樂而被之弦歌朝廷之樂歌曰雅宗廟之樂歌曰頌於燕饗焉用之於會朝焉用之於享祀焉用之因是樂之施於是事故因是事而作爲是辭也然則風因詩而爲樂雅頌因樂而爲詩詩之先後於樂不同其爲歌辭一也經遭秦火樂亡而詩存漢儒以義說詩既不知詩之爲樂矣而其所說之義亦豈能知詩人命辭之本意哉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序詩序不知始於何人後儒從而增益之鄭氏謂序自爲一編毛公分以實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爲一編也詩自詩序自序序之非經本旨者學者猶可考見及其分以實諸篇之首也則未讀經文先讀詩序亦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而詩文反若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必索詩於序之中而

誰復敢索詩於序之外者哉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能去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一洗千載之謬徵嘗因是舍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爲之強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說而義愈晦是則序之有害於詩爲多而朱子之有功於詩爲甚大也今因朱子所定去各篇之序使不清亂乎詩之正文學者因得以詩求詩而不爲序說所惑若夫詩篇次第則文王之二南而間有平王以後之詩成王之雅頌而亦有康王以後之詩變雅之中而或有類乎正雅之辭者今既無從考據不敢輒爲之紛更至若變風雖入樂歌而未必皆有所用變雅或擬樂辭而未必皆爲樂作其與風雅合編蓋因類附載云爾商頌商時詩也七月夏時詩也皆異代之辭故處頌詩風詩之末魯頌乃其臣作爲樂歌以頌其君不得謂之風故係之頌周公居東時詩非擬朝廷樂歌而作不得謂之雅故附之豳風焉

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文有不同昔朱子刻易書詩春秋於臨潼郡春秋一經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

大義所繫故不能悉具激竊謂三傳得失先儒固言之矣載事則左氏詳於公穀釋經則公穀精於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根據之書而公穀多是傳聞之辭況人名地名之殊或繇語音字畫之舛此類壹從左氏是也然有考之於義的然見左氏為失而公穀為得者則又豈容以偏徇哉嗚呼聖人筆削魯史致謹於一字之微三家去夫子未久也文之脫謬已不能是正尚望其能有得於聖人之微意哉漢儒專門守殘護闕不合不公誰復能貫穿異同而有所去取至唐啖助趙匡陸淳三子始能經駁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為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也觀趙氏所定三傳異同用意密矣惜其與奪未能悉當間嘗再為審訂以成其美其間不繫乎大義者趙氏於三家從其多今則如朱氏意專以左氏為主儻義有不然則從其是左氏雖有事跡亦不從也一斷諸義而已嗚乎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激欲因啖趙陸氏遺說博之以諸家參之以管見使人知聖筆有一定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不敢隨文生義以侮聖言顧有此志而未暇就故先為正其史之文如此若

取之義則侯同志者共講焉

三禮叙錄

禮記大戴小戴

吳澂

儀禮十七篇漢興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倉倉授戴德戴聖大戴小戴及劉氏別錄所傳十七篇次第各不同尊卑吉凶先後倫序惟別錄為優故鄭氏用之今行於世禮經殘缺之餘獨此十七篇為完書以唐韓文公尚苦難讀況其下者自宋王文公行新經義廢黜此經學者益罕傳習朱子考定易書詩春秋四經而謂三禮體大未能緒正晚年欲成其書於此至倦倦也經傳通解乃其編類草藁將俟喪祭禮畢而筆削焉無祿弗逮遂為萬世之闕典澂每伏讀而為之惋惜竊謂樂經既亡禮經僅存五易之彖傳象傳本與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諸傳共為十翼居上下經二篇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入卦爻之中詩書之序本自為一編居國風雅頌典謨誓誥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冠各篇之首春秋三經三傳初皆別行公穀配經其來已久最後注左氏者又分傳以附經之年何居夫傳文序文與經混淆不惟非所以尊經且於文義多所梗礙歷千數百年

而莫之或非也莫之或正也至東萊呂氏於易始
因晁氏本定爲經二篇傳十篇朱子於詩書各除
篇端小序合而爲一以實經後春秋一經雖未暇
詳校而亦別出左氏經文併以刊之臨漳於是易
書詩春秋悉復夫子之舊五經之中其未爲諸儒
所亂者惟二禮經然三百三千不存蓋十之九矣
朱子補其遺闕則編類之初不得不以儀禮爲綱
而各疏其下脫彙之下必將有所科別決不但如
今彙本而已若執彙本爲定則經之章也而以後
記補記補傳分隸分古於其左也與彖象傳之附
易經者有以異乎否也經之篇也而以傳篇記篇
補篇錯處於其間也與左氏傳之附春秋經者有
以異乎否也夫以易書詩春秋之四經既幸而正
而儀禮之一經又不幸而亂是豈朱子之所以相
遺經者哉徒知尊信章割之書而不能探索未盡
之意亦豈朱子之所以望後學者哉嗚呼由朱子
而來至於今將百年然而無有乎爾激之至愚不
肖猶幸得以私淑於其書實受罔極之恩善繼者
卒其未卒之志善述者成其未成之事抑亦職分
之所當然也是以忘其僭妄輒因朱子所分禮章

重加倫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秩叙其文不敢
割裂一仍其舊附于篇終其十七篇次第並如鄭
本更不閒以它篇庶十七篇正經不至雜糅二
戴之記中有經篇者離之爲逸經禮各有義則經
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爲傳正
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爲卷而不相紊此
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黃氏喪禮揚
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複名曰朱氏記而與二
戴爲三凡周公之典其主墜於地者蓋略包舉而
無遺造化之運不息則一入之所秩未必終古而廢
壞有議禮制度考文者出所損所益百世可知也
雖然苟非其人禮不虛行存誠主敬致知力行下
學而上達多學而一貫以得夫堯舜禹湯文武周
孔之心俾吾朱子之學末流不至於漢儒學者
也徵也不敢自棄同志其尚敦勗之哉

儀禮逸經八篇徵所纂次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
七篇後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孔氏壁
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
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哀帝
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

得立孔鄭所引逸禮中雷禮禘于太廟禮王居明
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爲意遂至
於亡惜哉今所纂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
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注奔喪也中雷也禘于
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固得儀禮三十九篇之四
投壺之類未有考焉疑古禮逸者甚多不止於三
十九也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公
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蓋作記者刪取其要以
入記非復正經全篇矣投壺大小戴不同奔喪與
逸禮亦異則知此二篇亦經刊削但未如公冠等

篇之甚耳五篇之經文殆皆不完然實爲禮經之
正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擯之於記故特纂爲逸
經以續十七篇之末至若中雷以下三篇其經之
而篇題僅僅見於注家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
收拾而不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
儀禮傳十篇徵所纂次按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
戴記則有冠義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
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於燕聘皆然蓋
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儀禮而鄭氏抄以入記者
也今以此諸篇止爲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

禮篇次稱爲一篇文官不次者頗爲更定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雜然無倫釐之爲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朝用清江劉氏原文所補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於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覲義朝然六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覲禮之義而共爲傳十篇云

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序列於禮家後人名曰周禮文帝嘗召至魏文侯時老桀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禮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于祕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祕書始著于錄略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歆門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受業於杜漢末馬融傳之鄭玄玄所注今行於世宋張子程子甚尊信之王文公又爲新義朱子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至若肆爲拼觝訾毀之言則愚陋無知之人耳冬官雖闕今仍存其目而考工記別爲一卷附之經後云

小戴記三十六篇激所序次漢興得先儒所記禮

書三百餘篇大戴氏與合爲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爲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爲之注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超之而存第其諸篇出於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采勦取殘編斷簡會粹成篇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爲是作類禮二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萊先生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係於儀禮者仍別爲記呂氏既不及於而朱子亦不及爲幸其大綱存於文集猶可攷也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其間所附戴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補以它篇之文今則不敢故止就本篇之中科分擲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指標識于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以與論語孟子並而爲四書固不容復刪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爲禮之正經亦不可以雜之於

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
釋儀禮別輯爲傳以附經後矣此外猶三十六篇
曰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小大儀文
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
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
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問傳
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
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
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
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問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
一類儒行自爲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
比則以爲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此書十有餘
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爲之是正而未
及竟豈無望於後之人歟用敢竊取其義備而成
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爲精審將來
學禮之君子於此考信其有取乎非但爲戴氏忠
臣而已也

大戴記三十四篇澂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記八十
五篇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
當爲四十三篇中間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

五第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有二總四十一篇
據云八十五篇則末又闕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
不可考竊意大戴類粹此記多爲小戴所取後人
合其餘篇仍爲大戴記已入小戴記者不復錄而
闕其篇是以其書冗泛不及小戴書甚蓋彼其膏
華而此其查滓爾然尚或間存精語不可棄遺其
與小戴重者按壺哀公問也投壺公冠諸侯遷廟
諸侯釁廟四篇旣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入儀
禮傳哀公問小戴已取之則於彼宜存於此宜去
此外猶三十四篇夏小正猶月令也明堂猶明堂

於侯邦傷一一道莫之能元也當是時周史固在也
十三王之世一次先後可考也然而春秋不以周統
書元而但以周正首事其意可知也書歸物者三
書來求者三書錫命者三書出師者三書天王出
居于鄭繼書大王居于狄泉入于成周書王孔子
殺召伯毛伯言天王殺其弟侮夫繼書王室亂王
子猛卒德日昃力日蹙變日極矣孔子曰如有用
我者吾其爲車周乎蓋傷周室陵遲雖有繼世之
王亦不能以復興矣此制作之本旨也豈但禮樂
征伐不自己而山哉故叙周王春秋統紀第二

公羊氏曰大國言齊宋夫宋王者之後而中國之
望也陳舜之後也北夏之後也宋商之後也原其
始封皆公爵也而古春秋陳但稱侯托則始稱侯
至莊之二十七年書伯僖之三十二年降而書子
訖春秋之世凡三書而三降焉惟宋獨終始公爵
雖襄公圖霸無功戰敗才傷而宋為諸侯之望曾
不改舊故晉文以解宋而成一戰之霸悼公以
討魚石而興三駕之功春秋外平不書至宋楚平
則書之其大勢可見矣故春秋統紀第三
五霸前此未有也齊割之而晉次之也雖然當是
時也王道衰諸侯恣威勢以相脅傾詐以相誑
一皆是也大則宋魯衛鄭之邦小則邾莒滕薛之
國其能知尊周者誰歟以禮為國者誰歟推其本
心無非桓文也考其行事亦無非桓文也其所以
不為桓文者非不欲也特智有所不逮力有所不
及耳故孟子論春秋不舉他國而獨以二公為稱
者意蓋如此故叙齊國春秋統紀第四
近代永嘉陳氏有言古者諸侯無私史晉之乘楚
之檮杌魯之春秋皆東遷之史也今以此言考之
春秋凡諸侯書卒者皆有國史以考其世次者也

其不書卒者或國滅失其本史或國雖在而未有
史皆無所考其世次者也又其世次有入春秋即
見者有近後方有者若秦至文十八年始書康公
卒薛至莊三十一年始書薛伯卒杞至僖二十三
年始書成公卒莒至成十四年始書渠立公卒邾
至莊十六年始書邾子克卒許至僖四年始書穆
公卒楚至宣十八年始書莊王卒吳至襄十二年
始書王壽夢卒晉則至僖九年始書獻公卒凡此
其史之所起有久近故其世次所書有先後然則
陳氏之言於是乎信故叙晉國春秋統紀第五

子路問於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
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禮樂
不興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夫靈公黜其子
而子其孫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蒯瞶爭入曼
姑圍戚至此則人倫之不正甚矣故夫子因子路
之問而啓之然此言也雖則專為衛輒而發夷者
春秋所書若州吁若惠公若公孫剽本其禍亂無
非不知正名之罪然後知夫子之言所包者廣非
止於一人一事而已也不然衛以康叔封國察其
政俗兄弟吾魯加以內無專國之臣外少諸侯之

事於斯時也苟能君君臣臣父子子子兄弟第第
夫夫婦婦人倫之無不適其正也其於禮樂之興
也何有故叙衛國春秋統紀第六

古者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先後有序在周官大司
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
春秋時禮制既亡霸者以意之向背爲升降諸國
以勢之強弱相上下故自入春秋蔡常先衛隱十
年伐戴書宋人蔡人衛人桓五年伐鄭書蔡人衛
人陳人十四年又伐鄭書齊人蔡人衛人陳人十
六年會于曹猶書宋公蔡侯以衛侯皆先衛也自是
厥後伐鄭之役納衛惠之師遂序於衛陳之下矣
雖云至有後先亦以國勢孱弱不能自強於治可
見矣其世從楚而受楚禍也宜哉故叙蔡國春秋
統紀第七

春秋赴告之說始於左氏其言曰諸侯有命告則
書不然則否師出滅否亦知之雖及滅國滅不告
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其意本謂鄰國相好或同
惡以相仇或同利以相濟於是乎有赴告之命如
傳言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
弊邑爲道鄭人以王命告伐宋之類非謂每事每

國必皆赴告凡春秋所有事皆當時承赴告而書者誠如此言不惟當時諸國封壤有遠近情好有疎密而且國有諱忌事固有不可告與夫不當告及不能告者而春秋備書之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甲戌之下本闕陳佗作亂事而左傳以謂陳亂國人分散故再赴昭九年夏四月陳災陳亡矣定無來告者而胡氏以謂叙弓會楚子于陳還言之朝凡若此者皆泥於赴告之說之弊也要之春秋之作各從本史於理爲通赴告之說恐不盡然也故叙陳國春秋統紀第八

鄭在春秋列國最爲後封於諸姬爲近然當春秋之初鄭爲亂階書克段書來輸平書歸祊書假許田書從王伐鄭皆特筆也其後方楚之北征諸夏而鄭與陳蔡許四國適當其衝陳蔡許終始春秋甘爲楚之從而鄭介晉楚之間居二國必爭之地朝從楚盟晉師暮至暮從晉盟楚師朝至其爲國也難哉向非子產以禮自固使晉楚之暴不能加焉則鄭國之丘墟當不終於春秋矣善乎劉安世之論曰鄭蕞爾國一時有君臣之亂得子產然後安然子產爲政時晉楚兩國之亂得子產然後

攝乎大國之盟也。若妄作則滅亡矣。傳稱子產善相也。故叙鄭國春秋統紀第九

春秋志用兵輕重淺深各有不同而其甚莫極於滅滅者亡國之重辭也。宋景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春秋止書入而左氏傳其事謂曹伯陽好田弋鄙人公孫彊因進田弋之說陽好之彊因言霸說陽乃皆晉而奸宋宋伐之晉不救而遂滅故嘗因是考之經有書滅而實未嘗滅者襄六年書晉人滅鄆昭四年書取鄆是則鄆未嘗滅定六年書鄭游

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哀三年書許男成卒是許未嘗滅亦有經書入而傳則謂滅國亦不復見者僖三十年書秦人入滑傳謂滅滑而還而滑亦不復見哀八年書宋公入曹傳謂晉不救而遂滅而曹亦不復見蓋未嘗滅者或復存之其入而國不復見者皆自亡也故叙曹國春秋統紀第十秦自穆公始入春秋僖十五年與晉惠公戰于驪原其勢固已悍然矣及再納晉文主盟中華穆公外雖從晉盟會內則蓄其威武投間抵隙待時而發故文公方卒今年滅滑明年伐晉用敗穀之師

出罪已之言威行東夏奄宅西戎斯可謂秦之
公矣故春秋秦自志嚮以前入滑圍鄭盟于翟
會于溫師于城濮凡穆公之事莫不皆備錄之
共而下則若有不盡記者非闕文也直謂其不足
詳耳故叙秦國春秋統紀第十一

春秋降爵之國薛自侯降為伯滕自侯降為子杞
自公降為侯又降為伯又降為子雖其所以降不
可知固以見其國勢朘削日就卑替或曰薛與滕
杞自入春秋不與諸侯會盟者各百餘年至成五
年蟲牢始書杞伯成十三年伐秦始書滕人襄元

年圍彭城始書薛人其曰日也卑替者何也曰是
夫不然夫春秋之有會盟本所以控大國扶小國
也故其徵令不濫而諸侯有序葵丘之盟盟之大
者也而與盟者止於八國杞滕薛不在焉踐土之
盟亦盟之大者也而與盟者亦止於八國杞滕薛
亦不在焉此桓文之盛而小國所以賴也霸政下
衰盟會數而賦役煩雖大國容有不至而小弱如
杞滕薛之倫莫不奔走而聽命雖空乏其國家困
踣於道路而有不遑恤者且宋災細故也為會而
更所喪者十有二國也城杞宋務也相率而受其

功者亦十有二國也甚而至於晉定之召陵之役
在會者十有八國而劉子且不數焉其得失可知
也由是言之其得與於會盟者非進之也適所以
就其卑替耳故叙薛國春秋統紀第十二

杞既降而書子矣而又退從人臣之列其降而書
子吾不知其所從來退從人臣之列則有任其責
者矣何以其退從人臣之列也以襄二十九年書
杞子來盟則見之也經有書來盟者矣桓十四年
鄭語來盟閔二年齊高子來盟僖四年楚屈完來
盟文十五年宋華孫來盟宣七年衛孫良夫來盟

皆人臣也固未有諸侯書來盟者亦未有與諸侯
盟而不書公者也左氏曰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
之也此說非也賤之之意其不在於書子也夫杞
夏之後而天子之事守也禮秩之降一至於此宜
乎夫子嘗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故叙杞國春
秋統紀第十三

春秋以諸侯而旅見於諸侯惟二事滕侯薛侯邾
人牟人葛人是也何以知為旅見即其所書而知
之也古者諸侯之邦交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至於
旅見則必均其辭號者所以一貴賤齊等威也然

則謂之侯者以君禮見者也不謂之侯者不以君禮見者也滕本非侯也薛亦然或者之說有如此者故叙滕國春秋統紀第十四

晉介居齊魯之境齊雖見伐而晉曾不敢少陵齊焉魯則自宣公平莒及邾莒人不肯至再會齊伐之干戈相尋迄無寧歲當襄公之世曾不數年而莒人伐我者三侵我者一亦可謂之強國矣故春秋書晉每次於鄭曹之下至於入向取牟婁滅郟皆強國事也故叙晉國春秋統紀第十五

春秋世御非惟大國有之雖小國亦有之矣

夷邾庶其畀我邾快無弓是也若邾儀父或以其子克字或以爲大夫之名按魯有行父歸父晉有林父鄭父甲父是皆大夫名然則謂儀父爲名者非無據也夫邾魯附庸之國其來朝於魯者數矣而魯之君臣所以每加兵於邾者其意責邾之不恭猶深也故既納其邑又分其田既又入國而其君歸必期至於滅亡而後已豈先王保小寡之道哉公行鱄有不書至者惟伐邾則悉不書至豈以邾爲邦域之中七百里之內與故叙邾國春秋統紀第十六

春秋之班爵侯爵也自入信公常序于宋公之上
邾子爵也常序于薛伯之上許男爵也常序于曹
伯之上復有在邢侯之主者蓋而至於蜀之盟秦
序宋上鄭序齊上皆習亂之事也故統紀自內魯
至於降周而下竝依王爵曰公曰侯曰伯曰子曰
男爵同以親晉當先齊以齊為霸者之倡特列居
侯爵之首荆吳僭號王爵不加焉故附于五等之
後凡此庶幾春秋聖人所以道名分之意云故叙
許國春秋統紀第十七

春秋自遷一不書有遷之者而後書然書曰某人遷

某者遷以內屬也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是也書曰
某遷于某者遷以避難也邢遷于夷儀衛遷于帝
丘蔡遷于州來許遷于葉于白羽于容城是也雖
所遷不同而其國之危弱不能自守一也悲夫故
叙宿國春秋統紀第十八

荆吳僭竊名號不與中國通者各十餘世自入春
秋雖其因事制宜諱存筆削然其君書卒其大夫
書名書聘使書會盟書帥師皆與諸夏冠帶之國
竝列無間蓋二國之罪以先王法論之則外之
攘之誅之絕之可也以春秋信史言之則聖人拳

奉於夷夏盛衰之變者深矣詳其書存其實錄所以為後世監也故其書法如此故魯楚國春秋統紀第十九

吳國于東南去中原元遠成七年吳伐郟始見於經于鍾離于善道于祖于向皆諸侯就而會之其來交于中原者于戚而止耳雖則資之以疲楚然吳亦亢矣艾陵之戰肅黃池之駕晉其末流有必至者春秋書之欲後世謹其始也故叙吳國春秋統紀第二十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三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四

雜著

讀易私言

許衡

初初位之下事之始也也以陽居之才可以有為矣或恐其不安於分也也以陰居之不患其過越矣或恐其悞弱昏滯不足也以趨時也四之應否亦類此義無應則或於弱有應而凶之類也抵柔弱則難濟剛則易行故諸卦柔弱而致凶者其數居多旅小利坎恒困井剛健而致凶者惟頤大壯夫而已石總言之居初者易貞居上

者難貞易貞者由其所處之位極故六每有不可救者始此
六所適之道多難貞者以其
丁四卦初爻多得免咎而上
終之際其難易之不同蓋如

艮六居初者凡八謙則合時義而得也
以是才居遁則反不若不往之爲不往自有知幾之止於初爲義故但
凶柔處下而其性好止故在言在咸則感未深而不足進
後於人而有厲然位卑力弱愆也蹇之時險在前也止而
奮勉於進則陷乎險也艮以戒以利求貞漸之才宜若此

也雖小子有言於也斯其所以有飛鳥之凶乎柔止動而有應則應反坤六居初者凡八積甚著故其處比由在上是動於欲而不二二與四皆陰位也四況不得其正乎一雖正而得中者乎四
何咎旅雖有應而不足援過宜下而反應於上斯其一之才大率不宜動而有應
謙最吉小
柔順處下其初甚微而其否之初也皆獲吉豫有應安其分也凶亦宜乎
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不正而猶有得中之美况君之臣也二遠君之臣也

周易卷之四十四

其勢又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四之所以多懼也二中位陰陽處皆為得中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其若此故於時義為易合時義既合則吉可斷之究而言之凡為陽者本吉也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有害乎其吉矣雖得正矣不及其中亦不可保其吉也必也當位居中能趨時義然後其吉乃定凡為陰者本凶也陰雖本凶不失其一則緩乎其凶矣苟或居中猶可免其凶也必也

位得中者其吉多焉陰失位

失中者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於時義則無不吉悖於時義則無不凶也大矣哉時之義乎凡陽本吉凡陰本凶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害乎吉矣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保其吉也必當位居中能趨時義然後其吉乃定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緩其凶矣失正矣或能居中猶可免其凶也必也不正中悖於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陽得位得中其吉多焉陰失位失中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於時義則無不吉悖於時義則無不凶也大矣哉時之義乎

一本究而言之下文少不同

故重錄如上
以備參考

乾九二九剛健之才也而承乘又剛健是剛健
之至也處陰得中有溥博淵泉時出之義臣才
若此其於職位蓋綽綽然有餘裕矣夫剛健則
有可久之義得中則有適時之義兼二者而得
雖無應可也況六五虛中以待已者乎此八卦
所以無悔吝而有應者尤為美也

兌九二兌之九二剛而得中也雖上承於柔邪
不足為累此以得中之義為務也獨節之為卦
自有中義所不定者正而已今既不正矣其何

以免於凶乎

巽九二兌之中以剛為說巽之中以剛為入皆
有才適用之臣也然兌務於上上為主巽務於

下下為主其勢有所不通如井之義貴於上行

也而九二無應徇己才而下之違時拂義人莫
肯與以谷射甕敝取象其亦宜乎

坎九二下柔險之始也上柔險之極也而已以
剛陽之才獨處中焉是已無賴於彼而彼有待
於已也加以至尊應之則險道大行不爾則幾
於困矣大率有應而道行則以貞幹之義為重

無應而處中則以須守之義為重錯舉而言則卦才皆備焉

坤六二否之時不為窮厄所動豫之時不為逸欲所牽非安於義分者莫能也坤六二居中履正且又靜而順焉宜其處此而無敗也雖然創物兼人陽之為也柔順貞靜陰之德也以陰之德而遇剝觀則剝傷於柔而觀失於固矣夫何故時既不同義亦隨異此六爻所以貴中正而中正之中又有隨時之義也

震六二六二陰柔而在動體雖居中履正然下

乘剛陽成卦之主其勢不得安而處也非惟其勢不得安而處揆其資性亦不肯安其處也或上應或下依有失得之辨焉復無應而下仁吉之道也過此則違道而非正矣隨益之方受彼也上下之來又何患焉无妄之卦方存誠也或應或依祇足為累他卦皆以乘剛之義為重也屯震大率處則乘剛動有得失非坤二柔中之比也

艮六二以剛處上以柔處下尊卑之勢順也艮之大體既備此象矣而六二又承剛履柔居中

得正宜其處諸卦而無過也雖然柔止之才動拘禮制若當大有為之時則有不可必者固在蹇未能濟處只莫能止究其用心忠義正直終不可以事之或否為累也

離六二初與三剛而得正皆有為之才也然其明照各滯一偏唯六二中正見義理之當然而其才幹有不逮其明者甚矣才智之難齊也得有應於上則明有所附矣然非剛之善用明實明之能自用也大抵以剛用明不若以明用剛之為順故八卦應五附三其勢略等而離之六

五有應於下者為最美也

三卦爻六位唯三為難處蓋上下之交內外之際非平易安和之所也故在乾則失於剛暴在坤則傷於柔邪震動而無恒巽躁而或屈離與艮明止係於一偏坎與兌險說至於過極皆凶之道也然乾之健雖不中也猶可勝任坤之順雖不正也猶能下人二者之凶比他爻為少緩若夫坎之與兌以陰處陽以柔乘剛不中不正恃忤時義其為凶也切矣是知乾坤為輕坎兌為重總而論之亦曰多凶而已矣

乾九三過剛而不中難與義適然以其有才也
故諄諄焉戒命之曰夕惕曰敬慎曰艱貞庶乎
有可免者不然則用所偏而違乎義矣凶其可
逃乎

四四之位近君多懼之地也以柔居之則有順從
之美以剛居之則有僭逼之嫌然又須問居五
者陰邪陽邪以陰承陽則得於君而勢順以陽
承陰則得於君而勢逆勢順則無不可也勢逆
則尤忌上行上行則凶咎必至離之諸四皆是
也震則四為成卦之主才幹之臣也是動而知

戒是以有補過之道以陽乘陽以陰乘陰皆不
得於君也然陽以不正而有才陰以得正而無
才故其勢不同有才而不正則貴於寡欲故乾
之諸四例得免咎而隨之四夬之四有凶悔之
辭焉無才而得正則貴乎有應故艮之諸四皆
以有應為優無應為劣獨坤之諸四能以柔順
處之雖無應援亦皆免咎此又隨時之義也
乾九四九而居四勢本不順然以其健而有才
焉故不難於趨義又上卦之初未至過極故多
為以剛用柔之義以剛而用柔是有才而能戒

懼也有才而能戒懼雖不正猶吉也
兌九四處下而說則有樂天之美處上而說則
有慕爵之嫌初九雖無應猶可也九四雖有應
尚多戒辭也然以剛說之才易得勝任故有應
者無不吉而無應者亦有免之之道云
離九四陽處近君而能保其吉者以其有才而
敬慎故也火性上炎動成躁急非惟不順君之
所用且反為君之所忌也恣橫專福鮮有不及
唯噬嗑之去間睽離之相保與羈旅而親寡之
時取君義為甚輕故其所失亦比他爻為甚緩

究而言之固非本善之才也

震九四離之成卦在乎中故以中為美震之成
卦在乎下故以下為貴若是則震之九四乃才
幹之臣也君之動由之師之動亦由之其功且
大矣其位已逼矣然而卒保其無禍者何哉蓋
震而近臣君有戒慎恐懼之義以陽處陰有體
剛用柔之義持其術以往其多功而寡過也宜
乎雖然功大位逼而不正不可以久居其所也
久居其所則勲德反下此恒之所以戒於田無
禽歟

巽六四陰柔之質自多懼也順入之才能承君也
也以是而處每堪其任故八卦皆無凶悔之辭
坎六四其以陰柔得位而上承中正之君畧與
巽同然又有險之性焉此以處多懼之地則宜
矣故八卦亦無凶悔之辭一作陰承陽其勢已
順而其才質且能周
還曲折不違於正道是
宜處多懼而無咎也
艮六四以柔止之才承柔止之君雖已身得正
而於君事則有不能自濟者必藉剛陽之才而
後可以成功故離九應之則終得婚媾震九應
之則顛頤獲吉云土於止乾之健納兌之說皆可

成功而有喜不爾處剝見凶處蒙蓋見各矣艮
以能止為義能止其身則无咎可也
坤六四坤之六四不問有應與否皆無凶咎蓋
為臣之道大體主順不順則無以事君也
五五上卦之中乃人君之位也諸爻之德莫精於
此故在乾則剛健而斷在坤則重厚而順未或
有先之者至於坎險之亨誠離麗之文明巽順
於理艮薦於實能首出乎庶物不問何時克濟
大事傳謂五多功者此也獨震忌強輔兌比小
人於君道未善觀其戒之之辭則可知

乾九五剛健中正得處君位不問何時皆無悔咎惟履之剛決同人之私暱不合君道故有厲有號咷也

兌九五下履不正之強輔上比柔邪之小人非君之善道也然以其中正也故下有忌而可勝上有說而可決大哉中正之為德乎

離六五強輔強師而六以文明柔中之才而麗之悔可忘也事可濟也然更得九二應之為貴故大有睽鼎未濟皆吉而侘卦止以得中為免耳

震六五九四陽剛不正之臣為動之主而六五以柔中乘之其勢可嫌也得九二剛中應之其勢頗振動故恒大壯解歸妹比他卦為優而豐之二五以明動相資故其辭亦異焉勝於豫震小過之无應也

巽九五以巽順處中正又君臣相得而剛柔相濟相得則無內難相濟則有成功不待於應自可无咎應則尤為美也以巽順之道處中正之位君與臣相得也剛與柔相濟也相得則無內起之難相濟則有成功之理不待於應而自能

无咎也

坎九五以剛陽之才處極尊之位中而且正可以有為也然適在險中未能遽出故諸卦皆有須待之義夫能為者才也得為者位也可為者時也有才位而無其時唯待為可待而至於可則无咎矣

艮六五君輔皆柔且無相得之義本不可有為也以六有靜止得中之才上依而下任也故僅能成功然非可大有為也更或無應是不得於臣又不得於民於君道何取焉

坤六五坤六居五雖不當位然柔順重厚合於時中有君人之度焉得九二剛中應之則事乃可濟故師泰臨升或吉或无咎而佗卦則戒之之辭為尤重蓋六之才不克大事且鮮能求貞故也

上上事之然時一了二甘上一引柔內之應否雖或取氣然終及以直二二也是故難之將出者只才二二之既成者則示以可保之旨

艮時過

巽兌小過既濟

義之善或不

之惡或不可

豐旅巽小有
過既濟

始饜其欲而

尚可也

雖不美而冀其或改焉則猶告之

處極而見其可行焉則亦諭之

義故八卦皆善

於所生吉凶不敢主言也大抵積微而盛過盛

而衰有不可變者有不能不變者六爻教戒之

辭唯此為最少太得謂其上易知豈非事之已成乎

東西周辨

吳澂

東西周有二一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一以二公

封邑之殊而名昔武王西都鎬京而東定鼎於郊

鄩周公相成王宅洛邑

侯謂之王城

營瀍水東以

今為洛陽

子宜曰又

也大有剥大勢

屯訟比噬嗑復

明夷夫歸妹

其偏而用者才

師謙質

豫大壯位雖

艮有成終之

履係於所履觀係

蒙蠱賁剝大

畜願損艮

於所生吉凶不敢主言也大抵積微而盛過盛

而衰有不可變者有不能不變者六爻教戒之

辭唯此為最少太得謂其上易知豈非事之已成乎

東西周有二一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一以二公

封邑之殊而名昔武王西都鎬京而東定鼎於郊

鄩周公相成王宅洛邑

侯謂之王城

營瀍水東以

今為洛陽

子宜曰又

曰申侯以

鄩及犬戎

曰是為平

都王城曰

建都之砮

庶長子朝

于王城入之

王辟之東居

狄泉曰東王城

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之都

廢至考王封其子於王城以續周公之官職是

侯共立宜

都平以下

此以前後

而景王之

子晉師納之入

期而子朝又入

城曰西王敬王在

王雖得返國然

而王城之都

之官職是

為周桓公自此以後東有王

名未立也桓公生威公威公

班又別封於鞏以奉王是為

與成周皆在王城之東故班

于王城是為西周武公以王

此以後西有公東亦有公二

為一也顯王二年趙韓分周地為二二周公治之

王寄焉而已矣周之分東西自此始九年東周惠

公卒子傑嗣慎覲以上皆在東周赧王立始遷于

西周即王城舊都也

西有公而東西周之

生惠公惠公之少子

東周惠公父蓋子以鞏

之兄則仍薛父爵居

城在成周之西故自

公各有所食而周尚

二二周公治之

始九年東周惠

王立始遷于

西周分治

史記云王赧時東西周分治

今按顯王二年已分為二不

待此其後西周武公卒子文君嗣王五十九年秦
滅西周西周公入秦獻其邑而歸是年赧王崩次
年周民東亡秦遷西周公於單狐聚又六年秦滅
東周遷東周公於陽人聚此以二公封邑之殊而
名也前後建都之殊者以鎬京為西周對洛邑為
東周而言也二公封邑之殊者又於洛邑二城之
中以王城為西周對成周為東周而言也大槩周
三十六王前十有二王都鎬京中十有三王都王
城王城對鎬京則鎬京在西而王城在東其東西
之相望也遠季十王都成周赧一王都王城王城

對成周則成周在東而王城在東其東西之相距
也近一王城也昔以東周稱今以西周稱夫周末
東西之分因武惠二公各居一都而名王則或東
或西東西之名繫乎公不繫乎王也邵子經世書
紀赧王為西周君與東周惠公並而西周公無聞
焉則直以西為王東為公矣知東之有公而不知
西之亦有公也知王之在西而不知赧以前之王
固在東也戰國策編題首東周次西周豈無意哉
二周分治以來顯王慎觀王二代五十餘年王於
東赧一代五十餘年王于西北東後西順其序也

近有縉雲鮑彪註謂西周正統不應後於東周非
之爲首卷於西著王世次於東著公世次蓋因邵
子而誤者既不知有西周公且承宋忠之謬以西
周武公爲赧王別謚反以徐廣爲踈是未嘗考於
司馬貞索隱之說鮑又云赧徙都西周西周鎬京
也嗚呼鎬京去王城成周八百餘里自平王東遷
之後不能有而以命秦仲曰能逐犬戎即有其地
鎬之於秦已四百年於茲其地在長安上林昆明
之北虎狼所穴而王得往都于彼哉高誘註曰西
周王城今河南東周成周故洛陽辭旨明甚鮑注

出高誘後何乃以西周爲鎬京也乎鮑又云郊廓
屬河南爲東周殊不思此昔時所謂東周也於斯
時則名西周矣斯時之西周與鎬京郊廓對稱西
東者不同顧乃一之何歟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
是也夫鮑氏之於國策其用心甚勤而開卷之端
不免謬誤如此讀者亦或不之察也與夾谷士常
程鉅夫偶論及此二公命筆之遂爲之作東西周
辨

改月數議

張敷言

或謂三代改正朔無異議月數之改諸儒議論不

一學者病焉亦嘗考之乎曰夏商之制世遠無文不可深究周制尚可得而言之謂不改可乎曰可何以徵之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周詩甚明謂之改可乎曰可何以徵之孟子書七八月之間旱春秋正月日南至二月無冰之類是也然則無定論乎曰有間者伏讀春秋至春王正月竊有疑焉夫正月固王之正月如後世史書正月即時王之正月也何假稱王竊意必其別有所謂正月者故稱王以別之及讀僖五年晉獻公伐虢以克敵之期間於卜偃答以九月十月之交考之童謠星象之驗

皆是夏正十月而其傳迺書在十二月其改月明矣又襄公三十年絳老人自實其年稱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于今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三之一所稱正月亦是夏正寅月孔疏甚明文多不載考之老人所歷正七十三年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日當盡丑月癸未其傳迺書在二月其改月又明矣然卜偃老人併是周人一則對君一則對執政大夫其歲月又二事中之切用非若他事泛言月日何故舍時王之正月月數而言夏正哉聽之者亦何故都不致詰即知為寅月起數哉因是以

正月乎曰後世嗣王服考之嗣命固有常儀何待
正月而放桐之事又人臣大變周公之聖猶被流
言阿衡之心爲何如哉朝而自然夕當復辟尤不
須於正月也況正月但書十二以虞書上日正月
朔旦及秦漢而下例之殷不其獨無正乎曰秦以
亥正猶稱十月不亦同乎曰秦正之謬安足取法
蓋秦於寅月書正歲首十月其制又異不若殷之
全無正也曰或者謂用夏正故卜偃老人之言如
此則又何說也曰是又不然老人之言在晉文伯
後客或有之卜偃老人之言迺獻公之世是時篡

國曰淺二軍始備王賜一軍晉文未興齊桓尚
在雖嘗成敗獻公滅虜歸其職貢其土亦何止
正哉然則愚之所見豈冠裂冕更姓改物而用夏
今古諸儒不敢輕議者固著明矣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四

國朝文獻考卷之四十四

古今圖書集成

卷之四十四
國朝文獻考
四十四

